

婦 巧

編 選 部 輯 編 家



上海圖書館藏書



行 發 社 誌 雜 家

家編輯部選編

巧

婦

家雜誌社發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3 4138B

★ 刊期大兩迎歡衆大 ★

編主音嘉黃 編主德音嘉黃
家 風 西

福幸庭家進促
 活生女婦全健

華精誌雜洋西述譯
 會社生人美歐紹介

定閱辦法

(一) 自由定戶一次預付金圓五十元。
 (二) 來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住址及起定期數，以免誤寄。

(三) 外埠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劃匯，郵票代洋十足計算，函寄現款倘有遺失，本社不負責任。

(四) 定費用完時由本社專函通知續定。
 (五) 來函請逕寄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本社。
 (六) 本市定戶在市區內，可以電話(三九五七八)通知派人收款。

定戶四大利益

(一) 每期按款到時定價七五折扣款。郵包費另加定戶儘先提早發書。

(二) 購買本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一律八折優待。

(三) 委託代辦外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可享九折優待。

郵購辦法

(一) 來函請將姓名住址分別用正楷書寫。

(二) 本社定戶一律照上海定價八折優待。

(三) 函購者擬購之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冊數及原出版處或經售處，以省採購時間。

(四) 書款請照該書定價匯足，並請酌匯郵費包費約二成。

(五) 書款請由銀行或郵局匯劃，郵票代洋十足通用。函附現鈔如有遺失恕不負責。

(六) 書刊寄出，如有遺失或漏破，除代向郵局查詢外，本社不負賠償責任。

訂閱處：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

西風社★家雜誌社

巧婦目錄

歸帆.....朱蘭(一)

我的續弦夫人.....吳廣(一五)

巧婦.....林淑華(二二)

血浪.....劉曙中(三三)

出路.....林維湛(四六)

綠姑娘.....羅之蓮(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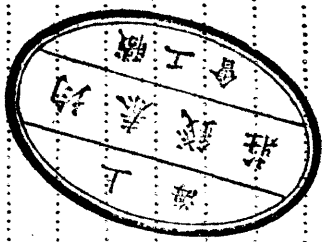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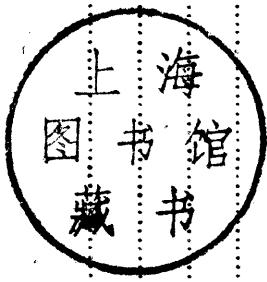
陰影.....許從令(七三)

出氣.....王容光(八〇)

殺嬰者.....吳廣(八九)

創痕.....心波(一〇五)

黃老太太.....筱蘊(一一三)



歸
帆

朱蘭

星期日的早晨，太陽從東山凹處露出了慈祥的笑臉，迷朦的曉霧正開始消散，南岸傍山的一帶，竹籬茅舍參差地排列着，偶有一兩家的炊烟向山巔繚繞。除偶然的鷄啼聲外；村舍顯得特別恬靜，安詳。

『伊呀』一聲，西首第二家的門開了，跟着出來一位名叫張安麗的少婦，她仰視晨曦，不自覺地俯首微笑。

『好一個晴朗的星期天啊！醒，一定又是提了手杖，背着袋子，從高高的歌樂山上走回來哩！他總是這樣怕多花錢乘滑桿，太辛苦了！』安麗一面惦念着丈夫劉醒，一面提着桶子向籬畔的井邊走去。

『媽！淪淪起來！』小的孩子一脚將棉被踢開，一面喊叫。

『弟弟不要叫，媽媽燒肉肉接爸爸哩！吵了就沒有吃的，乖乖睡！』正坐在痰盂上小便的姐姐小雲，學着媽媽的口氣教導弟弟，弟弟果然又習慣地睡着了。

『小雲！你怎麼不睡睡呢？早得很，太陽剛出來，撒了尿，再乖乖的睡一覺吧！你看，小渝還在睡哩！』安麗走進房，看見小雲已起來小便，於是這樣叮囑她。

『媽媽，我不睡了。今天星期日，爸爸要回來的，我要早些起來到江邊接他。你不是昨天就買了肉留給爸爸吃嗎？他一定要來的，還要帶糖和餅乾來給我和弟弟吃。弟弟剛才也醒了，是我哄他睡的。媽媽！我們今天不要吃泡菜蘿蔔了吧？我實在不想吃了。』小雲看見媽媽進來，趕忙站起來，一面找衣服穿，一面向媽媽叨叨地講。

『小雲！你真不想睡嗎？好吧！你穿好了衣服，媽媽替你梳頭髮，帶上你喜歡的紅綢結。可是你要聽話，幫忙將房間收拾清潔，再換件花衣服，別吵醒弟弟。還有，爸爸走很多很多的路，回來很累，你不要吵爸爸，也不要告訴他你不想吃泡菜蘿蔔的話，媽媽會買雞蛋給你們吃。你不是說，爸爸要買糖和餅乾來嗎？我不知道今天他走不走大街？如果走小路就買不着。爸爸來時，你別老是向他耍，好嗎？』安麗知道小雲和自己一樣的興奮，強迫她睡更令她不安，不如讓她快樂地起來活動。

二

弟弟小渝捧着花洋磁碗，雙眼貪婪地注視着碗內的肉丸子。小雲正在旁邊撫弄椅上躺着的小花貓。『卜通』一聲，花貓跳到小渝的身邊，將碗碰落地上，肉丸子跟着滾向門邊。

『媽媽，貓貓……』小渝被驚哭了。

『是嗎？醒！我說不要你來幫忙，請你陪陪孩子們，你看又出事了。』安麗說着，一面用圍裙擰手，一面由廚房跑出來，抱住小渝，拍着他的背說：『乖乖不哭了，小貓不好，我們不給牠魚吃。』

『本來早就該將碗一併收進去洗，冷丸子吃了不消化，而且養成孩子不按時進食的壞習慣。』醒跟着出來拾取碗和地上的肉丸子，一面發表意見，接着注視安麗道：

『安麗！你以為我喜歡下廚房嗎？這還不是體恤你，怕你太累了。的確，幾年來你也太苦了，想不到在勝利的前夕，我仍不能讓你的生活有所改進。我有許多話想和你說，你却被家庭瑣碎牽連着。』

『醒！不要再說吧！有話等一會兒再慢慢細談。這麼好的天氣，請你帶他們兩人到外面走走，玩玩去吧！讓我收拾好了，再來接你們。』安麗將小渝交給醒，便走向廚房去。

醒抱着小渝，牽着小雲，向門外的山邊走去。沿途低垂的柳絲在微風中盪漾，引起了小雲的興趣。她幾次跳起來伸手去拉柳條，於是醒放下小渝，給他們各做了一個柳條球，讓他們自由地在樹下玩耍。

『爸爸，你不走了吧？你在家中多好，有人同我們玩，還有好菜吃。可是你下次一定要帶香蕉糖來啊！』小雲玩得高興，遠遠的跑過來拉住醒的手說。

『你希望我走，是不是？我走了可以帶糖回來。這一回沒有走大衛，所以沒有買糖，下次一定要買，一定要買。』醒望着孩子天真歡笑的臉，感到內心的不安與慚愧。他想：『本月份僅領到七萬元

的津貼，還還同學的賬，只剩下四萬五千元，交了三萬元給安麗，多的帶回去零用，這回買不成糖菓，下次又那兒有錢買呢？這害人的技術訓練，見鬼的進修，將我這一家帶上了饑餓線。若不是安麗的勤苦耐勞，善於支配，情形可不知糟到什麼地步？什麼學識經驗，騙人的幌子，不進修同樣的可以得到這些。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走！走！走！走！走！走！

『爸爸！你說什麼？我不走，我還要同弟弟檢石子玩哩！』小雲看見爸爸低頭半晌，說出了幾個『走』字，這才推着他的手開。

『啊！小雲，不是要走，爸爸陪你玩，你告訴我，爸爸不在家時，媽媽帶你們在那裏玩？』醒被小雲喚醒，忙坐在脚旁的大石上樓住小雲，等待她的回答

『不，媽媽沒有空帶我們出來玩。王伯母，曹娘娘都拿了好看的布來請媽媽做衣服，很晚，很晚，媽媽才睡覺。前幾天趙奶奶還送了錢來，說：媽媽的衣服做得括括叫！』小雲說着，一面翹起大拇指來。

『媽媽得了錢，買什麼給你吃嗎？』

『還不是買兩個雞蛋，弟弟一個我一個。』

『媽媽自己不吃嗎？』

『她不吃蛋，她老是吃那樣，我也不……哈哈！我不告訴你。』小雲想起了早晨媽媽叮囑的話，忙將雙手架在頭頂上，扭動身子，望着正伏在地上找石子的弟弟，笑而不語。

答。

「快說！小雲，爲什麼不告訴我？」醒用雙手捧着小雲的臉，說着便在她額上吻了一下。
「媽媽叫我不要告訴你，我不喜歡老是吃泡菜蘿蔔。」小雲偎依在爸爸胸前，用撒嬌的聲音回

醒由孩子的天真話裏，更了解妻子的苦心，同時更堅定了他腦中正盤旋着的計劃。

三

安麗賢嫂：

你親手做的兩雙布鞋，帶來了無限的安慰與鼓勵，我反復地改吟着：「賢嫂手中線，弱弟足上履。」值此困窘時期，哥哥進修，嫂嫂停業，諸姪幼小，寄居異鄉，尙能不時得到你衣履的接濟，弟已銘感五衷，愧莫能言，更何堪再在鞋中發現了你給我的五萬元零用費。我能想像得到你是如何的節衣縮食在支持着呵！

聯大本期公費生名額增加，弟亦在請免之列，稍可減輕家庭負擔。弟亦唯有以努力學業來答謝你的美意。春寒料峭，望自珍重。敬祝健康！諸姪近好。

弟超手上

劉醒在燈下看完弟弟給妻的來信，急忙走到床邊，熱情地，感激地，擁抱起正坐在睡着的孩子身邊發呆的妻子，吻着她那營養不足的慘白的嘴唇。

「安麗！親愛的！你叫我用什麼話來形容內心的苦悶與感激呢？方才我所決定的計劃，實際上也

是爲了你和孩子們的生活。我不能讓你們再這樣苦痛地掙扎着生活。值此復員期間，縱不能去做接收大員，也可早些回到南京，獲得較優裕的位置。你知道，我的同學胡振雲，張志德都已先後東下，洋房買好了，診所開張了，生活顯然比我們痛快。他們有勇氣放棄這千辛萬苦考取的進修機會，我爲什麼仍要牽累你們吃苦？因此，我也決定走爲上着。然而想不到你却反對我這計劃。你的眼光遠大，我們不能因一時的引誘而變志，長的日子過去了，再忍耐半年亦不算久。正如你所說，我們不是生意人，我們沒有辦法在「利」上轉念頭，但在學識方面應當求進步，才不負度過了這一段偉大的抗戰時期。人活着不是單爲自己，應該充實力量，多爲別人謀點福利。不錯！你的觀點很對。請別灰心，我將遵照你的話，有始有終，努力求進，你能爲我吃苦，促我成功，我將仿照弟弟的話說：「此後醒也唯有以努力學業來答謝美意。」」醒重複地表示意見。安麗見他已堅定志向，改變計劃，這才轉頓爲喜，緊緊地擁抱着他，用熱淚與親吻代替了言語。

一夜溫存，纏綿，安慰與鼓勵，使醒於次日清晨又堅苦地，勇敢地，踏上了去歌樂山的峻峭的小路。

四

婦
巧

嚴冬過後，接着又是一個富有生機的春天。春，是繁榮的季節，也是千萬種生命復蘇的日子，跟着是患病者的加增，在C醫院的候診室內，每天都坐滿了痛苦呻吟的病人。在他們當中，時常可以聽

到有關劉醒醫師態度好又細心的佳評。當護士小姐王亞仙拿着病歷走過甬道時，總是笑迷迷的給痛苦者留下一個和藹的印象。

「喏！就是她，王小姐，跟劉醫生真是恰好的一對兒。前天我看過病，正是她們調班的時候，就聽見楊小姐鬧着要齧吃。」一個掛復診號的爛腳女人，碰碰旁坐的老太婆。

一陣緊張的門診時間過後，劉醫師照例走到第五病室去看看他治療的病人。當經過護士長辦公室時，他總是伸起右手，向王小姐打一下招呼。今天他却特別走到她的辦公桌前，笑容滿面地向她說道：

「密司王！真對不起，昨天實在是臨時有朋友由家鄉來，病倒在親戚家中，星期天，我只好義不容辭的去看他一趟，所以來不及陪你看電影。你去了沒有？下星期準由我請客。」

「一個人去看電影有什麼意思？謝謝你，我請你不動，你再請我看電影，我也不會發駕的。」王小姐一面整理桌上的處方箋，一面不高興似地回答。

「那麼這樣：下星期我改變方針，請你到玄武湖上野餐去，我們可以談談所要談的話，怎麼樣？」劉醫生忙抓住機會改變方針。

「這……還得考慮一下，」王小姐猶豫着。

「不必推却，我知道你下星期日是P. M. off (下半日休息)。」

「不是別的，我怕那天要做 Hot Compress (熱敷)。我有點不放心讓她們做。因為上一次，密

司宋讓熱敷的病人坐在一排，幾塊紗布放在一起泡好，每人分發一塊，這倒是偷懶的妙法，不知她是那兒學來的，對於病人很有被傳染的危險。我當時看不慣，曾向她解釋此法不妥，不要怕麻煩，非要到病人床邊，個別的做不可。她當時頗不高興，所以我想再找機會看她一次。——但是春天的後湖倒是一個很引誘人的地方，尤其是有你同我去，所以我在猶豫着，不過我可以將 P.M. off 改在星期六，就不知你是否有空？」王小姐被工作與遊戲及另一種潛伏的吸引力糾纏着。

『這沒有問題，我可以同王醫生調一天休息，她正盼望星期天有空去車站接愛人哩！好吧！就這樣決定。生活太枯燥了，一天到晚，病房，門診室，轉來繞去。我們應該有一個愉快的娛樂時間，何況在這樣明媚的季節，我想……』

『叮鈴鈴！叮鈴鈴！叮鈴鈴鈴鈴！』五十八號的喚人鈴，打斷了劉醫生的話，老張不在，王小姐只好親自去爲病人拿便盆。

五

時間在心境愉快的人前，一溜即逝，對於痛苦無告的期待者，却真是度日如年。

在重慶南岸的山邊，每當黃昏時，安麗總是機械地帶領一對兒女，在江畔徘徊。遠望江中點點歸帆，心潮泛濫不安。憶起醒臨別時的諾言，不禁黯然神傷。至今兩易寒暑，除了三次寄款回來外，僅是那塵幾封逐漸減少而又簡單的信。想到初戀時每日一函的情景，却只好以事業前途，工作緊張，來

作爲原諒的理由。

『媽媽！你看！船又來了，爲什麼爸爸老是不來接我們呢？』小雲指着江上的歸帆，問她的媽媽。

『是的，爸爸來信說，他工作很忙，房子又很難找，所以沒有來接我們。再等一等，他會來的。』安麗撫摸着小雲的頭，用自慰的話來安慰孩子。

『媽媽！你帶我們去找爸爸，我要他買和張家哥哥一樣的泡泡糖。』小渝想起了隔壁張家哥哥抱在爸爸手中吃泡泡糖的樂趣，忙丟下剛拾起的石塊，跑來拉住媽媽的手說。

『等周孃孃來了信，媽媽就可以帶你們去找爸爸。』安麗想起學友周隱梅辭行時所說的話：『長久的別離是感情的罪人，你沒有理由再在此枯守下去。南京那麼大，決不會沒有你住的地方。於今的問題，不是房子的有無，而是環境的好壞。人去了總有辦法，多少人東下却並沒有誰露宿街頭。與其苦悶寂寞地等待，不如勇敢地前進。如果萬一家庭間有什麼變故，却真是不能彌補的缺憾！』這些警句差不多每天要在安麗的腦海中盤旋一個時間，『難道是她由外哥得到了有關醒變心的消息嗎？』她對醒的信任心開始動搖。『不會的，他是那麼堅強可靠的男子，而且我們的愛情又是這麼鞏固，那兒還會扮演什麼抗戰夫人，麗利夫人的戲劇。然而在同學中隱梅是一個智勇兼備的女子，她從不隨便發議論，她的話總值得人回味。』因此，自己才與她成了莫逆之交。等她到了南京就會有消息來，至少會爲我們預備一個暫時的住處。我將決定東下，或許自己還可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孩子們更需要進一

個好的學校……」

「媽媽！船都看不見了，我們回去吧！」小雲的話打斷了安麗的思潮。她又機械地牽起一對兒女，向山邊的家漫步而去，一面不自覺地低唱着：

「望穿秋水，不見伊人的倩影……」

往日的溫存，只落得眼前的淒清……」

六

一個黯淡的星期日下午，劉醒穿着青嗶嘰的整齊西服，由醫生宿舍出來，興高采烈地在口袋裏摸出昨天接到的請柬，一路吹着口哨，走進圖書室去找王亞仙。他清晰地記得，每當她休息的時候，她總是把握機會，努力自修，因為她會吐露過升學的遠大計劃。可是偌大的一間圖書室，除了幾位醫生在翻看英文雜誌外，再也找不出護士小姐的形影。他悵悵地退了出來，正徘徊間，遠遠的一個窈窕身影迎面走來，定睛一看，正是亞仙小姐。

「亞仙！你到那兒去了？我正在找你哩！今晚楊太太家中的約會你總不能不去的喲！」時間增進情感，情感鼓動語言。從遊湖的那天開始，醒與亞仙的名字代替了客氣的稱呼。亞仙沒有回答，只轉過頭去抹眼睛。

「怎麼啦！亞仙！你……你哭了？」這異常的沈默，使醒感到驚奇。

『不，我沒有哭，是灰塵吹進了眼睛，』亞仙嚥下一口辛酸的淚，勉強裝出笑容來回答，接着解釋道：『楊太太是一位好人，照理我應該去拜望她，實在是因爲今天多看了點書，覺得頭痛，精神不大好，加以路遠，所以我不想去，很對不起。今天——此後我不能陪你去了。』她又勉強壓制眼淚，遙望天邊，一片灰黯的雲彩，正象徵着自己灰樣的心情。

『什麼？今天——此後，這是什麼意思？亞仙，你真是身體不好嗎？讓我同你去量量體溫。』醒撫摸着亞仙的額角。

『那裏，我沒有病，我比你更清醒。』她忙轉過頭去，繼續說道，『我是決定不去了，不過我有一封信，請你帶給楊太太，謝謝她，同時我也很感激你，的確的，醒！在這些日子中，你對我太好，你使我深切體會到真摯友情的偉大，更使我多認識一種人生。此後，希望你負起你應負的責任，莫讓關心你的人失望。現代青年，不應該做良心上過不去的事。……』

『亞仙！你到底在說些什麼？你一定有病了，趕快去檢查，』醒莫明奇妙地拉住亞仙的手向病室走。

『不，我並沒有病，真正有病的人，恐怕還是你哩！』亞仙掙脫醒的手說。

『你看，你在說胡話，還說沒有病，不肯去休息。』

『我會去休息的。但是我要送你走後，讓我再看一次你舉起右手向我說Good-by的神情。』

『那麼，我先送你回宿舍休息後再走不好嗎？你將信交給我帶去吧！』醒伸手接信，看到那厚厚

的一封信，不覺有些奇怪。

『這是些什麼，這麼厚厚的一包？』

『沒有什麼，是一封道謝函，並說明不去的理由。你去吧！不早了，免得累人久等。你不許偷看我的信，快走，我一定要送你到大門外。』亞仙推着醒向出大門的路上走去。

★

★

★

坐在三輪車上的醒，想起亞仙今日的言態，總覺得有些放心不下。他幾次拿出亞仙給楊太太的信，他覺得這是一個不可解的謎。楊太太是僅由自己介紹給她見過一次面的人，怎麼會有這麼深的感情，寫這樣厚的一封信？懷疑，好奇，驚疑，促使醒拆開了手中的信。抽出來上面的一份却是寫的『請轉交劉醒醫師』。

『這可奇怪了，爲什麼不說當面不說，還要在這兒附一封信？』他急忙展視內容：

醒：

兩年的聚首，使我料想不到却是一幕「只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的悲劇。楊太太與我第一次見面時的談話，於今想起，倒是一些寶貴的暗示。愛情是麻醉劑，它蒙蔽了我的耳目，使另一位賢良的女子爲我受苦。幸好我們尙未留下良心上過不去的痕跡，我還來得及向她懺悔。如果你對我還有些感情，那麼請將這份禮物加倍轉給 尊夫人，因爲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雖然別離是痛苦的，但一念起我還沒有將自己的快樂建築在他的痛苦上時，我又感覺到幾分安慰。

爲了堅定你們的愛情，增進你兩位寶寶的幸福，我毫無猶疑地離開了這多年辛苦換來的位置。廣大的農村正需要我們，我將要立定志向，去爲他們做點實際工作。

王亞仙 即日

似敵機將要在前面扔下炸彈般的驚慌，醒等不及再看其他的信件，急忙吩咐車夫加快速度踏回醫院。良心的責備令他不敢再有其他的奢望，只想在這純潔的少女面前，作一次虔誠的懺悔。然而在整個的醫院內，除了護士主任辦公桌上，留下了王亞仙的一封親筆辭職書外，再也得不到其他的消息。

他像木偶般帶着矛盾的心情，在淡綠色的燈光下，展開未看的信。極熟悉的娟秀字迹，映入眼簾，心不由得加劇跳動。他揉拂着模糊的雙眼，再仔細注視着信尾，那裏確是他所熟悉，而在腦中逐漸淡漠了的張安麗三字。後段寫着：

我深知你是一位有志的女子，也許當你明瞭內幕時，你不會將他人的痛苦當作自己的快樂。因爲我們，爲了促成醒的進步，忍受了人間最大的折磨，在我們的生活中，不能失去醒，尤其是這一對爲醒所鍾愛的兒女，一直在夢囈中呼喚着爸爸。我來此度過了一星期的極端痛苦日子。爲着怕吵醒你幸福的美夢，而躊躇着，不敢來驚擾你們。然而，我却不能在孩子們的心田中，撒下「無盡期的等待」的種子。因此摯友隱梅——楊太太，只好以請客的方式，讓我們當面有一次坦白談判的機會。只要醒當面說明「決心愛你」，我決不勉強奪回這無靈魂的軀殼，必將祝賀你的成功。我以自身的不幸而同情你的遭遇，唯恐你來此過於受窘，所以先給你這封純友誼的信，務請別讓醒知道，免得他內心多受幾小時的創痛……

『劉醫生：楊太太家中來了三次電話請你發駕，』電話室的工友又在外面催促着。

眼淚滴在安麗的名字上，不知是懺悔，還是感激？痛苦啃噬着心靈，往事如烟，瀰漫腦際。

『媽媽叫我不要告訴你，我不喜歡老是吃泡菜蘿蔔。』耳中又響起了小雲的聲音。醒在極度徬徨，不知該用怎樣的心情，去迎接賢妻愛兒。

他不禁喃喃低語：『安麗！我決心愛你。』

我的續弦夫人

吳廣

一

自從靜宜丟了我們父子三個長逝之後，我們的生活就陷入悲慘情況中了。我們彷彿沒有了溫暖輝煌的太陽，永遠像是嚴寒的冬天；我們三個彷彿有點魂不守舍，恍恍惚惚的莫明其妙的在活着。假如你在那幾個月功夫到我住的屋裏去看看，你一定會大起反感，要皺起眉頭來說：

『老兄：咳，你那裏簡直不成體統了……你的大公子滿臉生的膿水泡，二公子在床上屙屎屙尿，拼命哭叫，你的臥室只能叫做鷄窩……』

對啊；我一回到家，就變成鷄窩裏的公雞，什麼事也辦不成；我沒辦法。我用了不少老媽子，花高價錢請來的女傭人，可是結果依然一塌糊塗。兩個孩子就像野孩子似的又髒又淘氣，跟着傭人學了許多壞毛病！你叫我管吧，我白天要上班，回來疲倦得要死，兩個孩子見了我就像黏糖似的貼在身上不走了！我忍心打他們嗎？他們不是也寂寞淒涼得要死嗎？我常常一手抱着他們一個，心裏冰冷得宛如在冰窖中。我不曉得將來怎樣過得下去。就是胡亂混吧，也有點太不成樣子了。

好心的姑母一到我家，就指着大生二生兩個孩子說：

「快點找一個媽媽給他們吧！你看他們那樣子真可憐死了……那有男人替女人守寡的呢！有個後娘總比沒娘的強上萬倍。」

好心的大嬸也替我們父子三人愁嘆氣，可是她說：

「唉！可是到那兒再去找他們媽媽那樣好的媽媽呢？」

真的，我經了一年以來悲慘混亂的生活，心裏也在想續弦問題了。

要說續弦，姑母可真熱心。她不住地替我在親戚家，朋友家注意，打聽；可是整整一年，她也沒替我物色到適當對象。不是嫌太新式了，就是嫌年歲太輕了，太孩子氣了；又嫌小姐氣太重了。

有一天，姑母在我家替兩個小淘氣換衣服，碰巧我從前教的女學生蕭珍蘭來玩。姑母忽然想起來了，等她走後，姑母就向我說：

「你看，蕭姑娘還不錯吧？可惜年紀輕了點，又是學生……！」

姑母的話，把我提醒了。珍蘭是我初中時候的學生。靜宜在時，她常常來玩的。她常來常往，大生二生跟她頂熟。珍蘭也喜歡他們，一來就抱他們，陪他們玩，替他們洗臉洗手，甚至縫縫補補。靜宜常常稱讚她：「珍姑娘可是一個溫柔能幹的人兒呢，你看孩子多聽她話。」

我經過幾夜的考慮，心裏翻滾起來。

珍蘭是個好女孩子，自小就吃苦耐勞；替母親管理家庭瑣事。人生得很端莊沉靜，眼睛大大的，顯出誠懇慈和的性情來。她在校功課並不十分好，但有一股堅強苦學精神，什麼事都不苟且，按步就

班做下去。雖然許多聰明的同學恥笑她笨，她也只忍受着，埋頭苦幹；因此我常常特別鼓勵她。初中畢業後，她沒有辦法升學了，就在本鄉教小學。每月也來一兩次，帶些糖菓玩具給大生二生。靜宜去世的時候，全虧了她和姑母兩人幫忙照料一切。可是現在忽然要談到續娶問題了，而且對象又是她，使我不能不怦然心動，躊躇不決了。

珍蘭的確是我一個理想的續弦。因為她有着樸實溫柔的個性，有着管理家務的經驗，而且很有耐心處理家事。最好的一點是她和兩個孩子非常熟習了。孩子喜歡她，她也愛他們，這問題比一切都重要。姑母說珍蘭是好心的姑娘，對孩子一定很好的。我也相信。姑母說她稍嫌年輕了點——虛歲二十，實際只有十九歲——這在年齡上小些，但以她的能幹來說，也沒多大關係了。

自從姑母提出了這件事之後，我就考慮着進行的辦法。我從平時她的態度行動考察，覺得她很關心我，很注意我。例如她每次來，總悄悄替孩子洗洗補補，也偷偷把我的衣服之類整理一下。她給我發覺了，就含羞的說些旁的話來支吾過去。去年冬天，我的一件又舊又髒的毛衣丟在床邊，也虧了她拆了洗，洗了織，變成一件合身的毛衣，不致於挨凍。有一兩次，我故意求她替我們做兩個菜吃，她也肯下手去做。由此種種情景看來，她不能說沒有意思。但少女的心思是難以估料的。也許她因為和我有深厚的師生感情，看我的生活太可憐而同情我，也許她是因為愛大生二生，可憐他們沒有媽媽，而如此對我們好？

我把這番考慮告訴姑媽，她自告奮勇的要探聽她的口氣。於是特地選了一天，寫了一封信請她來

玩，就說給大生過五週歲生日。珍蘭來了。她來的那天晚上，姑母死留她住一夜，我搬到外間屋子去住。

這一夜，我居然爲着這件談判而失眠了。我聽見姑母低聲和她說了大半夜。也不知成功與否。我心裏耽着心，萬一被她一口拒絕了，我明天怎能和她見面呢？我後悔，爲什麼不自己直接向珍蘭說。可是第二天，姑母悄悄先向我道喜，她說她已經心活了，要看我表示了。這一天，我倒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非常勉強。珍蘭雖有些不好意思，但她更細心照料兩個孩子了。我那一天一直不敢說什麼。

過了兩天，我只得老實寫了一封信給她：信中有兩句話：

『——我盼望你再溫暖我們三個的心房，我知道你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是有點委曲你了。但你是我們的春風；是陽光，你曉得嗎？』

這封信她也沒覆，使我空空苦惱了三四天。我們再次見面的時候，就當面談判了。在某天中午，就當着兩個孩子把事情解決了。珍蘭終於成了我的終身伴侶，開始了同居的生活。

二

婦
巧

『續弦』俗稱填房，一般人都多少帶點輕視或歧視的眼光。除了老處女，或守寡的做人『填房』，似乎認爲是天經地義之外，年輕的姑娘小姐們，都不肯做人填房，認爲是降低了身份。而且如果男的

有前妻的子女，更是煩惱之根。這一次珍蘭答應我的要求，就就心上面的幾點。

珍蘭和我結婚的那一天，大生二生非常高興，穿了新衣服纏着珍蘭。珍蘭摟着他們向我說：『你看，他們好像很歡迎我呢？』

『大生，二生！你歡迎我當你們媽媽嗎？』珍蘭含羞地問。

『歡迎！歡迎！』大生二生拍起小手來歡呼，而且大生又向我說：

『爸爸！你歡迎她嗎？她是媽媽了！』

『我一樣歡迎她的。她是你們的小媽媽呢！』我看見珍蘭摟着兩個孩子的美妙姿態，和兩個孩子那種歡蹦亂跳，生氣勃發的情景，使我感動得淚下了。可是珍蘭却以担心和頗有見地的口吻向我說：

『廣！我現在還在担心呢，我能不能做他們的媽媽呢？我一點經驗也沒有……而且……我也怕人

家說閒話……』

我聽到這話，就緊緊的擁抱着她，用最誠懇的口吻最熱烈的情緒說：

『珍！你一定能够成爲他們很好的媽媽的，你和他們已經有了感情的基礎了，你又喜歡他們……至於別人的閒話，何必管他們呢？』

珍蘭的確對他們非常好，即使靜宜對親生子女也不過如此。但依然有些親戚朋友們，以一種特別關心的口吻向我說：

『怎樣，續弦夫人很賢慧吧……孩子跟她不跟？』

「昨天看見大生，好像營養差一點吧，這孩子有什麼不舒服嗎？」

珍蘭每逢偶爾聽到這些閒言蜚語，總很生氣的向我訴苦。我安慰她說：「不要管他們，他們都有一種偏見，以為後娘一定虐待前妻兒女。珍！我相信你，我們對於這些話不要多心，我們是一心一意的……」

珍蘭的確好，她忍受了許多閒話，終久又把家整頓得安樂舒服了。大生二生已經把她當親生母親似的愛戀着。而珍蘭也以全付精神愛他們。於是好說閒話的就無話可說了。可是他們還不甘心就承認『填房可以愛前頭的兒女如己出』的事實呢。結婚一年，珍蘭懷孕了。於是又有人說：

「現在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對前頭的怕不見得再有那份子精神了吧？」

這也難怪，珍蘭一生了孩子，就不能不分神照顧最小的。有時她一個人忙不過來，我在照顧大生二生吃飯穿衣等瑣事，好心的隣居還說：

「哎呀，您先生自己可弄不好呀，您太太這些天也沒精神照料啦！」

我每逢珍蘭對這些小事感到不快時，總是很坦白很熱情地安慰她，免去她的多疑——因為她怕聽見人說她後娘有偏心，或者待自己的比前頭的好之類的話。珍蘭是好強的，總不肯在這上頭糊塗過去。幸而大生二生身體日漸康健活潑，孩子的心也很能體貼父母的心。七八歲的大生常常當着許多人面前非常親熱叫珍蘭「媽媽」。有人故意挑動他，問他：「你媽媽呢？」大生總是很爽快地說：「在家呢！」他不上人家的當。

珍蘭的苦心一點也沒落空。我們一家的空虛居然彌補了。有了珍蘭這樣溫柔能幹的主婦，使我們生活都上了軌道，尤其把我們三個人的心都和她結成一片，這是她最大的成功。現在她不再怕人家提到什麼：『她是填房呢……他是他先生的學生呢……她前頭太太……』之類話了。至於爲什麼能這樣呢，我想至少由於下面三種原因：

(一) 她和我們老早熟悉了，已經有了友情；尤其和孩子相愛。

(二) 她能任勞任怨，忍受別人閒話，不怕一切，毅然做我填房——事先她家人都反對，認爲年輕做人填房不上算。

(三) 她的溫暖的風格，她的能幹，她的明理和深厚之同情心，使她成爲我們一家中的光明的象徵。

巧婦

林淑華

清晨五點多些，離開天亮還有一段時間，房間裏漆黑一團，靜悄悄的，只有她一個人醒着，除了她丈夫偶然發出一二聲迷迷糊糊的夢話之外，她聽不到任何聲音。

在被窩裏，她輕輕地翻了一個身，忽然想起昨天吃晚飯時，丈夫說的話了。他說：

『我們一家，差不多已有一個月沒有吃到魚和肉了。孩子們的面色都是這樣憔悴，今天公司裏總算發了一點薪水，你想法子明天去稱一斤肉來，打一次牙祭吧。好在明天是星期日，我可以在家照顧。』

她想：不錯，大孩子阿剛，一向就是喜歡吃肉的，小孩子毛毛，最喜歡吃魚。可憐爲了政府改革幣制，實行限價政策以來，她因爲沒有時間去排隊擠購，所以每天只能拎回一些青菜和黃豆芽，既然丈夫今天領到一筆薪水，那末明天起一個早，去稱一斤肉來吃吃也好。但接着，她又想到家裏的米已經不多了，每餐煮稀飯吃，也只够一個星期，何況，煤球和生油，也都所剩有限了，還是把這些錢去買些必需品吧。沒有燃料，煮不成飯，沒有米，吃不飽肚子；沒有肉吃，到底是不妨事的。於是她

說：

『我看明天還是買些米和煤球吧。』

丈夫沉吟了一下，無可奈何的說：『那當然是最要緊的，不過，不過……，你到那裏去買呢？早半個多月，報上會說有米運到，每人可買五升，當時我每天走過米店，總要問一次，你不是也天天去問？可是直到現在……，我們何嘗買到過一粒米？唉！這日子……，戶口米又不發下來，老百姓真要餓死了！』

『不過，別去管它，我明天總起一個早去看看，買得到麵，就買些麵條來吃；買不到麵，就稱一斤肉吧。你說的話也對，兩個孩子近來真吃得太苦了。』

想到這裏，她就從被窩裏伸出一隻手，拾開了床頭的電燈，輕輕地掀被下床。十月裏的天氣，已經很有寒意了，何況又是那末早，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趕緊把旗袍套上身子。

她一邊扣着鈕扣，一邊蹣跚腳走到窗前。靠窗擺着一張半床，睡着阿剛和毛毛。她對孩子們瞧了一下，只見阿剛的脚擱在他妹妹毛毛的胳膊上，毛毛的被頭，却已有一半被踢落在床沿外面了。她把阿剛的脚塞進被窩，又把被頭給毛毛蓋上。看了他們一眼，見他們睡意雖然很濃，面色却不似以前那樣紅潤了。想到從前，丈夫的收入雖然不多，不過爲了她刻苦勤儉，一切粗細工作，都是自己動手，又爲了她精明能幹，經濟支配得宜，所以把這一個小家庭調排得非常舒服，她丈夫也屢次稱讚她。想不到如今，過的日子會這麼艱難，有了錢也無處買到米，爲了要吃一點肉，還得起那麼一個早；而且

還未必買得到。想想菜場上，人山人海，你搶我奪，那種情形多麼嚇人，再想想自己是個瘦怯怯的女人，那裏擠得過他們？這樣一想，她簡直有些不敢去了，但是，丈夫昨晚的話，還在耳朵裏盪漾，孩子們憔悴的面色，映在眼前；就下了一個決心，順手在椅子背上拿了一件絨線衫穿在身上，帶上房門，走出去了。

她拎了一隻籃子和一桿稱走到街上，街上一片靜寂。天還沒有亮，路上行人也沒有，她心裏微微感到一些害怕，但隨即放胆向前走。她本想到麵店去買麵，但是時候太早，麵店還沒有開門，所以她又折向菜場走去。走了一段，到馬路拐角處，却碰到朋友家的女傭王媽。就合了伴，一起向菜場走去。王媽問她：

『張家少奶，你那麼早就出來，是不是去買肉？』

『是的，我們已好久沒有吃肉了，兩個孩子挺喜歡吃肉，趁今天星期日，我想起早去買一斤。』

『我也是去買肉的。我家少爺，你知道他多麼喜歡吃肉？不過，不知道買得到買不到。說起來真有些寒心，昨天我聽見人家說，娘因兩個去買肉，爲了擠，結果娘被一個士兵用槍打死了。早幾天一個肉販砍掉了一隻手，唉！我實在有些怕去，但是，吃了人家的飯，又不得不去。』

『真有這樣的事嗎？』她聽着，心跳起來，真想馬上回去。但是，轉念一想：既出來，只得看看情形再說，如果人多，寧可不買；但青菜蘿蔔總要買回去的。

到了菜場上，天色微微有些亮了，一看還好，菜場上冷清清的，肉店還沒有開門，門前雖有捷足

者等候着了，幸而還只有四個人，連她和王媽，也只有六個。一看人數不多，她的希望倒又活躍起來了。她想：也許今天運氣特別好，能給她買到一斤肉，那麼一家吃了個把月的素，今天可以開一次葷了。

婦

天漸漸地亮起來了，菜場上絡繹續續有人來了。不一會，天色大亮，菜販和買菜的剎那間多了起來，形成平日一般的那種擁擠狀態。不用說，那肉店門前已排好了一條長蛇陣。

她回過頭去一看，嘿！真有那麼多人！那長蛇陣的尾巴也不知伸展到那裏去了，因為人多，她瞧不清楚。想到王媽的話，再看看這許多人，她就有些就心，恐怕萬一闖出禍來，難免遭殃。但是一想到自己能够排到第五，也實在不容易，就此退出，實在可惜，好歹冒一下子險吧。這樣一想，又耐心的等待着，雖然立到腰酸腿痠，也只能皺皺眉頭忍耐着。

好容易，聽見肉店裏面有了人聲，長蛇陣就引起了一陣騷動；雖然肉的影子還未出現，但許多人的眼睛却緊瞅着這幾扇排門。已經排隊的在向前推動，沒有排隊的，想候機會混進去，人頭蠕動，人聲鼎沸，頓時秩序大亂。她軋在人羣裏，看看形勢不對，想溜之大吉，但即使要想溜，事實上也不能了。正在這焦急的當兒，幸虧肉店開門了，有幾個人馬上擁進店門，但是，肉架上空落落的，一塊肉也沒有了。只見店主跳到檯子上，用一種嘲笑的，又似滑稽的口吻，慢條斯理的說：

『昨天屠場裏豬糞不到，所以今天沒有肉賣，各位明天請早。』

人潮裏又是一陣騷動，有幾個工人裝束的男子，嘴裏含含糊糊地罵着，像一羣活潑的泗水者，霎

時把人潮推在後面，走得不見影踪。一部分多疑的婦女，仍不願讓希望變成絕望，在店門口探頭探腦地，儘往裏瞧，戀戀不肯遽去。王媽在人叢中還沒有把她忘記，苦笑了一聲，對她說：

『看來我家少爺，今天還是吃不成肉！』

她向王媽點了點頭，嘆了一口氣。心裏急於想離開這裏。不料買肉的來客愈擠愈多，竟使她寸步難移，動彈不得。正在爲難的時候，忽然有人在旁喝着：

『老鄉！你這肉是那裏來的？』

許多人紛紛回過頭去，只見一個穿黃色制服的漢子，拎着一大荷包的豬肉，足有三五十斤，大步走從店門旁邊的小弄裏出來，笑着說：

『要吃肉，走後門，我的灰孫子！』

可笑這一堆蠢動的人羣，也不管什麼灰孫子，灰兒子，立刻奪路往小弄裏鑽。於是原有的陣腳纔見鬆動，王媽和她得趁勢溜出重圍。

『張家少奶，你去不去？』王媽問她。

她一面理着散亂的頭髮，一面皺起雙眉說：『這許多人都往這條小弄裏擠，不會闖禍嗎？就是擠了進去，讓我擠到肉店後門，我也搶不過這許多人，何況現在連排隊第五名的頭銜也已經丟了，算了！算了！』

於是她向王媽揮揮手，決心再讓孩子們失望一次，改向較空的蔬菜攤走去。但不知是什麼緣故，

她的心裏却像失落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很不舒服。

二

「張家嫂嫂，張家嫂嫂！」

「誰呀？請進來。」

門開了，探頭進來的，原來是隔壁的王太太。王太太兩眼紅腫，好像哭過的樣子。她見了不由得感到詫異，正要開口詢問，王太太又叫了起來：

「張家嫂嫂，我向你借五升米，不知你有沒有？」

「啊呀！王太太！你們也沒有米了嗎？」她的心跳躍着，不知如何應付這一位清早借米的來客。

「是啊！三天前，我們已斷了炊，一家五口，都吃番薯。但孩子們因為番薯不耐飢，逼着我要飯吃。我家的先生又是出名的懶蟲，柴米油鹽，什麼都不管帳，我實在急死了！」

「真是怪不得你，王太太！可是說也慚愧，我們現在所有的米，也不滿五升呢。」

「啊呀！那真對不起……」

王太太說着，就望外面走。

「對不起，對不起！」她一面裝着笑臉道歉，一面送王太太出來。剛送到門口，迎面閃過來一個窈窕的影子：

『如芳姊！你早！』

『哦，』她抬起頭來一看，原來是她的同學陳琴仙。『琴仙，你怎麼這樣早？快到裏面去坐。』她把琴仙邀到房裏，倒了一杯開水給她。

『琴仙！許久不見，你好不好？近來的日子這麼難過，不過，我想你總還不差吧？』

『別取笑了，唉！說起來真有些難爲情，我們近來的生活，非但說不上不差，簡直有捉襟見肘，難乎爲繼之勢了！這日子，當一個大學教授，真是倒霍，他校裏每天吃紅心番薯，我家裏……，家裏……，不瞞你說，如芳姊，我家裏的米吃完了，我今天到你這裏……，想向你借一斗米給我……』

這一來，可把她窘住了。於是她不得不用莊重的語氣，把自己的存米情形告訴琴仙。一面搭訕着說：

『我想你的先生也應該想想辦法。』

『唉！』琴仙本來是抱着一腔希望來的，現在，希望落了空，所以她只是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說：『他是書獃子，怎麼會想得出辦法呢？還是趁早讓我再到別地方去跑一次吧。萬一運道好，被我借到了一石五斗，我一定分一些給你，免得你也步我後塵。』

『那我真要感謝你了。唉！這年頭兒，當一個主婦真不容易，隨你多能幹，可是，無論如何，總不能煮出沒米的飯來呀！』

『我去了，如芳姊！』

『好，我不多留你，希望你別再落空。』

當她把琴仙送到門口時，只見弄堂裏正在騷動着，許多鄰居婦女，蓬首垢面，手彎裏挾着布袋或麻袋，匆匆從前門後門出來，爭先往弄外奔去。

『張家嫂嫂，戶口米到了，快去排隊等候，遲了就買不到。』

她回頭一看，說話的正是剛才向她借米的王太太，不禁向王太太點點頭，對她的通知，顯出感激的笑容。接着退回家裏，拿出布袋，端正了鈔票和米票，像一位上陣的將士，鼓足了勇氣，直往弄口跑去。一面想到清晨買肉失敗的經過，未免有些胆寒，但是再一想到米比肉更加重要，她的勇氣就來了。

當她跑出弄口時，就看見對馬路米店的左右兩旁，已經排滿了買米的人羣，左邊的一行，足有五十碼長，右邊的一行較短，像兩條龍鬚似的，在那裏顫動着。於是她也穿過馬路，加入了左邊一條龍鬚。

三

一星期後，她的戶口米還沒有買到，『八·一九』的限價倒取消了。

當隔天晚上，聽到取消限價、恢復自由買賣的時候，她這顆緊張的心，不禁為之一鬆，鄰居們相見，首先就提到這件事，有的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有的情不自禁地叫出：

『好了、好了，那才是道理呀！』

在暗澹的燈光下面，她和丈夫默計着家裏所有的金圓券，準備明天分配了去購買一些最急需的東西。當然限價取消之後，物價勢必要上漲；這一點，他們已經預計到了，因此在支配用途的時候，都把物價預擬至一倍。她打算先買三斗米，一担煤球，二斤生油，還有兩個孩子的餅乾……，全部合計起來，三十塊金圓券大致已差不多了。

『媽，對門的陳先生說，明天店家都有東西賣了，你說等有了貨色，買蛋糕給我們吃，明天可以買了！』大孩子阿剛，抬起了頭，兩隻黑而圓的眼睛，充滿了希望的光彩，瞧着她。

『媽！我也要吃蛋糕！』小孩子毛毛也附和着叫。

『乖孩子，明天媽一定買給你們吃，現在乖乖的睡吧。』

經過了安靜期待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她在懷裏揣了三十塊的金圓券，興沖沖出了門。但是，馬路上冷清清的，每一家店門都關着，門上都貼着『同業議價，暫緩營業』的紅紙條。她走到菜場上，菜場上除了一些青菜，蘿蔔，番薯之外，什麼都沒有。

這情形，一直過了三天，才絡絡續續有些店家開門應市了。吃食店的櫥窗裏本來都是空空洞洞的，現在却蛋糕、麵包、罐頭……，什麼都有了。像變把戲一般，一下子，什麼都變出來了。

婦
第四天早晨，她懷着一肚子的興奮，靈敏地避開了馬路上的來往車輛，穿到對馬路，直撲一家糖菓店。走進店門，裏面已擠滿十廿個顧客，有許多女性的顧客，手中的網線袋裏，已裝了不少東西。

店員們忙着交易，誰也沒有注意到她。

可是興奮的她，立刻被各種物品的標價怔住了。一塊小小的蛋糕，標價是金圓五元，餅乾是二十八元一磅！她起先還以為是自己眼花，但仔細逼近一看，不是二十八元是什麼？

『嚇！』她的喉嚨裏輕輕響了一聲，縮住了想要伸出去的右手。

像閃電似的，她的腦筋裏馬上想到，這裏不是她應該逗留的地方。她沒有資格站在這裏，因為她不能購買這裏任何一種東西。如果她再不走，讓店員發見了招呼起來，她袋裏僅有的三十塊錢，就無法保有了。於是她立刻在混亂的情境中退了出來。

她離開了糖菓店，走向米店，但是，米店裏仍舊賣不出米。她懊惱着，又走向煤炭店。煤球和炭倒都有着，然而，一問價錢，煤球却要四十元一担，炭二元一斤。袋裏的錢既買不到一担煤球，還是稱十斤炭吧。一算，十斤也要二十塊，未免佔去太多，還是先到菜場上去買了菜再回來買炭吧。

青菜蘿蔔也漲價了，昨天還祇一塊錢一斤，今天青菜要賣一塊五角一斤了。兩斤青菜三塊；蘿蔔一塊一斤，稱了二斤又是二塊錢，單是買了這一些，就已耗去六分之一的錢了。剩下來的二十五塊錢，她又想去買油，又想去稱些番薯。仔細一想，番薯還有十幾斤在着，生油也可暫時不用，唯有燃料是最要緊的，那麼還是去買了十斤炭再說吧。

她從菜場裏又折回到煤炭店。她把菜籃望地上放一放，從袋裏摸出了那捲鈔票，抽出了一張，把其餘四張五元的票子握着，伸出了手向一個伙計說：

『給我稱十斤炭，揀條子的，不要碎屑。』

那伙計懶洋洋地接過了鈔票，一數，顯出不耐煩的口氣說：

『這兒祇有二十塊錢，稱不到十斤。』

『啊？——』她幾乎疑心自己的耳朵起來了，漲紅着臉問他：『方才不是問得很清楚的：二塊錢一斤，怎麼現在二十塊錢稱不到十斤呢？這是什麼道理，你究竟賣多少錢一斤啊？』

『三塊錢一斤，你要稱不要稱？不要，錢拿去。』

她望着這伙計手裏的四張鈔票，呆了！她不知應當去接過來好，還是忍痛把炭買回來的好。如果買呢？方才二十塊錢明明可以買十斤炭，現在却七斤也稱不到了。如果把鈔票接回來呢？家裏的炭屑屑都沒有了，怎麼把生的煮成熟的呢？也許到了等會兒再去買的時候，恐怕只能稱三斤四斤了。這樣一想，她就硬着頭皮把籃子裏的青菜，蘿蔔拾了出來，又在地上檢了一方破報紙墊在籃底，把籃子遞了過去：

『你就給我稱吧。』

『爲了你方才來問過的，客氣點，給了你七斤吧。』

她拎着這十多斤的一隻籃子，望回家的路上走。她出來時的心是興奮的，輕鬆的；回去時，因着這籃子的重量，好像把她這顆心在望地下拉一般，使她感到沉重得幾乎連呼吸都快窒息了！

血
浪

劉曙中

——我的婚姻和戀愛

窗外響起了淅淅瀝瀝的雨聲。

朔風不斷暴戾地咆哮着，像一隻憤怒狂奔的巨獸。

客堂中燃起了雪亮的汽燈。父親一反往日，親自忙着張掛字畫，佈置桌椅，粘貼對聯。母親抖擻精神，堆着疲乏的笑容，和幾位遠方的女客竹戰；但又得常常高聲指揮廚房裏的女傭，她的聲音已經嘶啞了。

諦聽着這些紛囂的，煩擾的聲音，像一具枯削的僵屍，過度的憂鬱和焦急麻木了我的思想——十小時以後，我便要和一個陌生的女性，一個不知道她的個性、道德、知識的女性結婚了！我彷彿看到了一個陰森的空墓，正渴望着怯弱和笨愚的犧牲者。

『幸福或痛苦，全是命運預先的安排。』父親頑固的聲音，依然在耳畔盤旋，我打了一個冷顫。

『命運，命運，命運……』耳邊似乎又激盪了千萬人震天撼地的呼嘯。我吃了一驚，慢慢地幾乎有點困惑了。

『反抗！』桌前的兩個大字，像是萬道射日的陽光，透過了萬重陰霾。短短的一剎那間，我像獲救了一樣，沉重的心突然感到一陣輕鬆。興奮與激動燃燒了我的黯然無光的眼睛。『走吧！』我幾乎要叫了出來。我——命運的叛徒，要爲這寂如古井的家庭裏製造一次暴風雨。

當啾啾的啼聲劃破長夜的寂靜時，我暗暗地爲自己祝福，我知道黑夜已瀕臨滅亡的涯沿了。迎着第一道曙光，我輕輕地推開側門，急促地向河邊跑。

河畔的蘆茅在細雨中低垂了頭，在爲自己的凋零而嘆息。遙望着對岸廣闊的原野，躍動的心靈更爲豁然了。但是使人着急的是那時還沒有渡船。急切間我顧不了一切，跳上一隻漁船，便用力搖起槳來。然而就在這時，父親和幾個幫工趕來了！他既怒且急，暴躁地叫我速回；而且謊說婚事可以從長商議。

習慣的懦怯像一道陰影掠過了心頭。但理智爲我送來了信念與勇氣，我不顧一切的奮力向前搖進。

當我第二次回頭張望時，發現他們正飛搖着兩條槳！偶一慌亂，船身便急劇的向左傾斜；一陣猛烈的北風使河心掀起了汹涌的白浪。他們只輕輕地一推，漁船便整個的翻了！幾口寒透骨髓的冷水，我完全昏迷了。

二

醒來時我正躺在床上，華麗的新裝已加到身上了。

最初，我十分堅定。我悵惘地想：爲甚麼我沒有死在那銀白的浪花裏呢！爲了高貴的自由而反抗致死，誰能比這更偉大的呢？！

醒後不久，說客們陸續而來，他們甚至勸我暫且應付這不可收拾的場面，將來可以在外「納妾」。在舉行儀式前的幾分鐘，連父親也用了懷柔政策。就在這重重的包圍之下，我做了封建婚姻的俘虜。

三

新婦名叫陸寧雅，是一個沉默而善良的姑娘。但懸殊的思想是我們中間的高牆。我雖然同情她遭遇了與我同樣的厄運，但我深深地恐懼那窒息而陰森的墳墓。

婚後第七日，推說與校長曾有預約，我堅持地回了衡陽。

像逃出了鐵牢一樣，我獲得了無比的輕鬆與喜悅。可是離開學還有十多天，同學們都還陶醉在新一年的家的樂趣裏。孤獨的生活可也够使人苦悶。所以當校中招生委員會成立時，我便擔任了接洽報名的職務。

報名的最後一日傍晚，我正徘徊在門前的廣場裏，回憶與想像是一兩枝悽惻的金箭，射入了心底深

處。展望着茫茫的前路，看不到一點慰藉與幸福的幼芽，只有無限的空虛、鬱悒、惆悵交織成的暗影，漸漸地擴大，擴大，擴大。

迎着皎潔的新月，我低吟着『聖善夜』的歌，希望它是靈魂的鎮靜聖音。

『先生，您是報名處的負責人嗎？』背後響起了金鶯般的聲音。我微驚地回頭，場中亭亭玉立着一個穿天藍色的長服，短短的黑髮，圓白而豐潤的面龐的妙齡女郎。

『是的，你有甚麼事嗎？』

『我住在 A 城，因為比較偏僻，很遲才看到貴校招生的消息。但爲了志趣關係，我毅然地趕來了。剛才有位先生說今天報名截止，恐怕無法通融。不過因爲路程太遠，現在趕到這裏已不容易，假如白跑一趟，實在使人難受……您能爲我設一設法嗎？』她說得很快，顯然非常着急。

『可以，可以，』我連聲答應。『爲了合理的同情——爲了事實上的困難，也爲了你的熱忱。』

『那麼，謝謝您！』喜悅的光輝籠罩着她的圓臉，她說她名叫謝慧華。

★

★

★

開學以後，她是新生班會的交際幹事，我是自治會交際處的負責人。頻繁的接洽是感情的橋樑，地球的旋轉逐漸地輾碎了我們中間的生疏與謙虛。

婦

爲了慶祝校慶，自治會決定上演四幕名劇『雷雨』。幾經商議與推讓，決請慧擔任四鳳，我扮演周萍。

對於熱情洋溢的青年，四鳳和周萍的熱戀是一股壯大的誘惑力。十多天的排演，有如春天裏的陽光和雨水，愛情的幼苗在偷偷地蓬勃滋長。

想像爲我繪製了無數幅綺麗的圖畫。展望着彩色的憧憬，我無數次爲自己歌頌着幸福與光明。校慶以後，翹望着漫長的暑假，我渴望真摯的愛情的攷驗。

意外地，湖北又燃起了第四次熊熊的戰火。像閃電一樣，隨着長沙的淪陷，衡陽已清晰地聽到了密烈的砲聲。在一個萬分驚惶的緊急集會中，校長嚴肅地告訴我們：『學校已無法繼續辦下去，暫時只好集體流浪。』

像一巢被偷襲的雛鳥，我們感到恐懼，淒涼，徬徨。

黃昏，在雜亂的辦公室中，我遇到了她。

『謝慧華，你準備怎樣？』我用輕柔的眼光撫摩着她的嫩白的面孔。

『附近我沒有一個熟人，只好隨學校走，』她轉動着玫瑰酒樣醉人的眼睛，憂鬱掩沒了燦爛的微笑。『你打算怎樣？』

『我也跟學校走。』從心底深處湧出了懇摯的關懷，但我不能找出一個適當的字。

『……』默默地，她的嫵媚的眼光海綿似的攀貼着我。忽然一股紅潮浮上了雙頰，她驚覺似的說了一聲『有』，匆匆地走向了證件發放處。

清晨，全體同學齊集車站，等候省府派給我們的車廂。在濃密的夜色中，車子終於在焦慮的盼望中來了。一陣煩人的紛亂，擠上了車廂以後，我閃動着銳利的眼睛，迅速地搜尋着慧。車廂已在緩緩地移動的時候，我才陡見她拚命地拖着兩件沉重的行李從車站內趕來。我知道已經太遲了！一個思想驀地抓住了我，我倉促地丟下行李，猛力躍下了車廂。

『啊！……』她驚喜地看了我一眼，目送着疾馳的火車，惶恐而頹唐地說：『怎麼辦？』

『事已至此，只好想別的辦法，』我沉着地回答。

『可是，』她焦灼地說，聲音有點像在哭泣，『敵人就要來了！』

『你看，』我指着那些呻吟的，呼號的，悲泣的，痛哭的，亂竄的，呆立的，躺着或蹲着的千萬苦難同胞，『他們不也是一樣？』我靜穆地安慰她，然而鎮靜已被焦急逼上潰敗的邊緣了。

在人叢中，我們擠上了車站的階沿，靠着石牆，多少有點興奮地談起來了。我極度地驚異，潛隱的愛情竟使我們忘了緊急與危難。

夜中一共來了四次火車，但在密無縫隙的擁擠中，我們只好靜靜地觀望。直到翌日午後，××處職員撤退，我幸運地遇到了一個同鄉，於是我們才平安地逃到了郴縣。

在××處留了幾天，衝末兩地相繼淪陷，湘桂路也岌岌可危。爲了避免包圍，我們決定拍賣行李，繞道回鄉。

啓行的第二日，當夕陽已斜斜地掛在西方，我們向路人詢問預定目的地的遠近時，才知道因爲過

於注意談話，疏忽了正確的路線。

帶着不安的沉默，我們加速地前進——日光已漸漸地黯淡了，我們還有十多里路。而且因了財力的限制，我們並沒有準備一個電筒。

沿着那狹窄的小路，靠了一點微弱的星光，我們惶懼而慎重地向前摸索。一聲遙遠的大吠，一點青蛙跳入水中的聲響，畏懼黑夜的慧都會感到不安。

浪

前進到一個彎曲的路口，慧猛的一滑，恐怖的叫了一聲，橫跌入了淺水的田裏。我急俯了身，緊握着她的兩手，用力的將她拉了起來。

一股奇異的熱流頃刻間傳遍了全身，潛藏的愛火因了熱力的燃燒，已熾熱到了頂點。像盛飲了葡萄酒，我突然沉醉似地擁抱了她。慧的全身熱烘烘地，帶着輕微的顫抖，情不自禁地一手勾住了我的頸項，另一手扶着我的肩膀，強烈地灼熱地緊貼了我。在淡淡的星光之下，她的迷人的眼睛裏微閃着輕柔的光芒。我不能自主地緊貼了她的臉，不住的吻那甜美的雙頰，紅潤的嘴唇，清澈如水的眼睛。我們的呼吸漸漸地急促，心房激烈地跳動着，緊緊地擁抱着，好像一切都溶化在一起了。我們忘了淋漓的田水和熱汗，忘了深深的黑夜，忘了還在苦難中逃亡，忘了這戰霧瀰漫的世界。

『我們要走了吧？』久久的陶醉之後，我徵求她的意見。

『我週身軟綿綿地，』她的頭伏在我肩上，嬌柔地回答。『前面又陰沉沉，我真怕再跌一交。』
『好了！』看到不遠的一點火光，我精神一振，興奮地歡呼，『那不是明晃晃的夜行人的火炬

嗎？」

緊跟着那慈祥的夜行老人，一面和他攀談着，我們終於走完了那一段艱辛的路。

★

★

★

到S城後，我一病十多天，感謝她的柔憐遇到的看護，我沒有感到一點痛苦。

病愈後，我們一同攷入了當地的一個稅務機關。我們一同工作、談天、散步、進娛樂場所，互相關懷，互相慰藉。我深切地體味了真誠的愛情的甜蜜與偉大。我的臉上常常浮起幸福的微笑，偷偷地歌頌美麗的人生，黯淡的青春因此塗上了光彩。

★

★

★

兩月後，家裏知道了我們的一切，父親來信催我速回。我推說職務無法擺脫，堅持不歸。

雪花飛舞的時候，父親拍來了一通快電：「家中少婦鬱鬱終日，常不一言，茲已形消骨立，怨恨成疾，且常咯血。盼汝立歸，萬勿留戀野草閒花。」

巧

每一個字都是小的石子，在平靜的心海裏漾起了微波。眼簾前閃出了一個寂寞而哀怨的少婦的消瘦身影，同情掘起了久經埋藏的悵鬱。然而，那思想的高牆倏地遮沒了消瘦的身影，爲了我的合理的自私——爲了我的健壯與前途，我不能殘酷而笨愚地走入「犧牲」的深淵，永遠杜絕歡樂和希望，讓創造之力在消極中默默死亡。

提起筆，準備向父親據理力抗。

『邦祺，邦祺，怎麼還不見你出來？』門外傳來了慧的金鶯般的聲音。

『啊，……來了！』我收起筆，慌忙將電報放進抽屜裏。

來不及走出，她已走到桌前了。

『你似乎有甚麼不快？』她的銳利的慧眼看出了我的不安，聲音裏滲入了驚異。

『沒有甚麼，你真是神經過敏，』我竭力使自己的態度變得自然。『今天忙完了，到野外去看看玻璃世界好嗎？』

『好的，』她點頭表示同意。『馬上就走，不然時間會太晚了。』

野外是一片迷眼的螢光。起伏的山巒，枯黃的叢林，廣漠的田野，鋪上了茫茫無際的一片銀白，把慧襯得更動人了。

我們幾乎消耗了三點鐘，回來知道同事們已吃過了晚飯，慧提議淨吃蛋糕和葡萄乾，我也表示贊同，爲了需要新鮮，她要我親自去採購。

『晚餐』後慧走了。我寫完了回信，帶着鐵樣滯重的心情就寢。

父親的電報像鋒利的斧頭一樣不斷地閃入腦裏，我的頭似乎要炸裂了。

厭煩地披衣起坐，慧清麗的圓臉佔領了思想的全部。往事從記憶的門裏飄了出來，但又輕烟般的消逝了。想像與憧憬歡樂地潮湧而來；有如雨後的綠竹，心坎裏感到了片刻洗滌的清爽與安謐。

然而，那惡魔似的電報又狠狠的在眼底展開了。

第一次長時間的失眠，死寂的巷子裏敲起了五更，疲乏終於勝利了。

醒來已是午後一點了。記憶告訴我，空閒的禮拜天應該會等久了。我連忙起床，盥洗以後，在窗
前桌上發現了一封信。熟悉而娟秀的字跡，我知道是慧寫給我的。我急急地地拆開它：

『我恨透了這偽詐陰險的人生。看到你家裏拍來的電報，我幾乎要昏到了！但爲了更長久的
未來，理性堅強地支持了我。那時我的思想有如一堆亂麻，然而天幸我的偽裝的平靜欺騙了你的
眼睛，使我能順利地踏上了新生之路。

以前是一幕太情愴的戀愛悲劇，爲了調養心的創傷，我必須深深地埋葬它，讓它永遠的成爲
過去。望你也能如此。

在我們最不能自持的時候，你依然保全了我的貞節。如果說以後有機會再度見面，它將是惟
一引渡的橋樑。

假如說我們會有一度「感情」，則請不要追我，——追上了我，也只能增加對你的憎恨。

就工作說，隨意離職自然是一個責任青年的恥辱；但因了靈魂的傷痛，我也管不着了。所幸
應該完成的我都已完成了。

謝慧華，午夜。』

婦
像淋下了一桶冷水，我從頭頂直冷到脚尖。

穿上皮鞋，像衝鋒一樣，我一氣跑到了車站。我並沒有奢望將她追回，只期望像懺悔在一尊聖潔

血
健地復活了。

的女神之前，虔誠地聽到朗朗的一聲『寬恕你！』於是過分的感激將會使我流淚，待死的靈魂便會矯健地復活了。

然而，我得到的只是死灰樣的心情。

四

浪

拖着疲乏寡歡的身軀，工作到了年底。

元旦日午後，父親突然來了。太過的驚奇幾乎令我不知所措。

『快信和電報，於你都是些廢紙。現在，她已經奄奄一息了！』鐵鞭樣的語言，重撻着我的心。

★

★

★

三天以後的正午，我跨進家裏的大門。

臥室內透出了低沉悶雜的聲音，我預感到了不幸即將來臨，直覺的爲心靈蒙上了黑影。

踏進房，我急切地將眼光射向臥床。天！寧兇光閃閃地圓瞪着兩眼，憎惡極端地正在向我睜視！恰如浸身在深不可測的冰流裏，寒透了週身的每一個細胞，我空前地抖起了連續的冷顫！但當我直覺地帶了倉惶的懺悔走近床沿時，她無限冤怨地嘆息了一聲，便永久闔上了眼睛！

我呆呆地望着那着白如削的瘦臉，全部腦神經好像暫時麻痺了。當哭聲震撼耳膜時，我驚覺心房中隱隱在發痛。

慢移着模糊的淚眼，天啊！那床前盂中滿滿的鮮血，和椅上浸紅的血巾，像尖利的鋒刃，片片的宰割了我的殘破的心！我下意識地端着掌，默禱宇宙間真有天堂，願寧的冤屈的靈魂得到超脫和永生！

★

★

★

我再不敢走進那臥房，爲的是怕憶起那寒人心魄的鮮血。每次走近它，便看到萬丈汹涌起伏的波浪，電流般向我湧來，我怕它會淹沒我。

然而，那股紅的鮮血，那臨逝時憎惡的一眼，那紙樣慘白的瘦臉，那深重的冤怨的嘆息，時時刻刻都追蹤着我。即便在深沉倦乏的夜裏，也彷彿聽到了那孤獨的幽靈在哀怨地低泣。我無法獲得片刻的快慰與寧靜。

我憎恨那橫暴專制的婚姻制度，它像一個猙獰的惡魔，貪婪地吞噬了千千萬萬善良有爲的男女青年，然後爲剛強的反抗者蒙上犯罪的黑幕，說是毀滅了幽嫺的少婦，欺騙了貞潔的處女。

★

★

★

巧

整整的三十天了，痛苦與絕望凍結了我的正常的記憶，我懷疑自己做了一場惡夢——一場荒唐的婚姻與戀愛之夢。然而，那鏡中的面影，不是明明已消瘦如削了嗎？

婦

『我必得離開這裏！』久久凝視着悽清森冷的月色之後，我果毅地重擊着窗前的桌子：『不然，那墓穴裏將會加上一具咯血的死屍。』

明天，我便要帶着新的誓言和新的希望，踏上嶄新的道路了。我要聲嘶力竭地吶喊。被聽得的是
一點太微渺的聲音也罷，我要為將被同樣的厄運所殘害的青年送上警惕！

遠近的雄雞都在嘈雜嘹亮地急啼着，黎明應該不遠了。

出路

林維湛

考試已經完畢，我正在整理着行李，一位同學走過來問我說：『維湛，怎麼書剛考完就忙着整理行李呀！什麼時候回家呢？』

『明天，你呢？』我一邊把已經裝好的小提箱蓋上，一邊回答着她的問話。

『我嗎？還沒有決定，你等一會兒要不要上街買東西？』

『我就要上街去了，你要寄我買什麼東西嗎？』

『假使你方便的話，你替我帶一封信到×街，好不好？』

『當然可以，她把一封信拿給我，我從抽屜裏拿出一個皮包來，把它放在裏面。準備立刻上街去。』

『謝謝你，』她說着。那時候我已經走到寢室的門口。

爲了要替那位同學送信的緣故，我走了好多路，天也漸漸黑了。

『小姐，太太……可憐我，我是逃難來到這裏，沒有錢，父母又在路上死了，我一個孩子實在沒有法子度日，可憐我啊，太太，小姐……』不知什麼時候一個乞丐跟上了我，他用不純粹的國語在我

身邊老叫着，好像他早就曉得我不懂本地話一般。在這南方省城裏，我還是第一次遇見這麼一個不用本地話求乞的乞丐。可是，和所有我們常遇見的乞丐一樣，他又嚙嚙又討人厭的老揪着人不放，我開始覺得不耐煩起來。

路上的燈一盞盞的亮了。這些昏暗的煤油燈，替黑夜加添了一些多餘的點綴。天是那麼黑，我看不清楚這老跟着我的乞丐是什麼樣子的。然而從那口音上聽來，我曉得一定不是本地人。一個本地的乞丐不會不用本地土話求乞的。可是我却也分辨不出這是那裏的口音。

我有點不安。在這麼偏僻的路上，被一個乞丐老跟着不是妥當的，縱使是一個小乞丐，也有相當的危險，尤其是近來這地方常常鬧着搶劫案，更加令我担心中。我想丟錢給他，讓他走開，可是又怕他趁機搶我的皮包。正在進退維谷，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我已經走近了熱鬧的市街。那些從商店裏照射出來的白光和燦爛的霓虹燈光，使我感覺到一點安慰。

『小姐，……可憐我吧，我是……』還是不停的叫着。我想這乞丐至少也已經跟上我十分鐘了。也許是我的心腸太硬吧！我一點兒也不動心的走我的路，連睬都不去睬他。

然而，我終於被這求乞的聲音攪得忍不住。我從皮包中抽出一張鈔票來要丟給他，同時好奇心使我向他看了一眼。這一看可把我嚇了一跳，我楞住了，差不多叫出聲音來。這個矮小的，看上去還不上十三歲的乞丐，豈不是阿信嗎？豈不是芳姊的兒子？不，不會的，難道他會成爲這個樣子，這不可能，我自忖着，不自覺的站住了。不知是我的動作使他驚異，還是別的緣故，他疑惑地看着我手中拿

着的鈔票，遲疑地伸出手來。突然，他把手縮了回去，好像被針猛刺了一下似的，隨着，在我還來不及把他叫住的時候，他已經轉身沒命地跑開了。我看見他的背影消失在那熱鬧的人羣中。

我呆呆地站了幾分鐘，好像做了一個噩夢似的。附近幾間商店的夥計奇怪地看着我，這提醒我已經站在那裏頗久了。一種難言的悲痛咬嚼着我的心，本來想買的東西也沒有精神去買了。我隨便地跳上一輛黃包車，便回到宿舍去。一路上，那過去的回憶不斷地在我腦際湧現。

自從抗戰勝利我到省城來以後，我已經有兩年沒有見過芳姊了。芳姊是我的一位遠親，也是我中學的同學。記得芳姊還在中學的時候，她也是我的好友。她因為自小生長在一個舊式的家庭裏，所以很遲才上學校讀書。芳姊比我大七歲，在學校裏，她一向就好像是我的親姊姊一樣。每天她同我一起上學去，還陪我回家。初中畢業以後，芳姊遵了她父母的命令結了婚。我雖然繼續升學，可是也常常去看她。

芳姊的丈夫是一個商人，沒有受過什麼高等的教育，然而却很富裕。抗戰期間，他們遷入後方，我因為家庭經濟上的種種困難，仍舊留在戰區。在這時期中，因為消息不通的緣故，我也就不知道她在這時期中的情形。

抗戰勝利，我也中學畢業了，可是却找不到事情做，升學又有很多的困難，因此我爲了自己的前途，整天在街上跑，希望找到一點出路。一天，我遇見芳姊，她打扮得又嬌艷又華貴，我幾乎認不得她。要不是她先招呼我，我可不敢冒昧地先叫她。後來，從幾個親戚的口中，我才曉得芳姊的丈夫在

抗戰期間發了財，所以現在回故鄉來興家立業了。他們花了一筆大款，在××路買了一座大洋房，還買了許多傢具，許多親戚都羨慕着她。

大約是農曆三月二十七日吧——我記不大清楚了——她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是她大兒子的生日，請我到她家裏去玩玩。爲了她好意的邀請，我也就沒有推辭地答應了。那天下午天氣非常晴朗，我費了相當的時間，才找到她的新居。因爲自從她回到故鄉來後，我還是第一次到她的家裏去拜訪她。

我叩了門，一個女傭給我開門，讓我走進去。

『太太在家嗎？』我問。

『在裏面』，女傭一邊指着裏邊，一邊帶我到了客廳的門口，『小姐，請在這裏坐一下子。』一陣歡笑聲和談話聲從客廳斜對面的一個房間裏傳出來。

『太太有客嗎？』我把那正要走開的女傭叫住。

『是的，太太在裏邊陪着幾個客人又麻將。你在這裏等一下，我進去通報一聲。』說着，她就向那房間走去，『又麻將』，我禁不住對自己說：『芳姊什麼時候也學上了這有閒階級的玩意兒呢？』我走進客廳，客廳裝飾得很華麗，窗戶上掛着淺藍色的窗簾，地上鋪着地毯，一套嶄新的沙發椅，使這客廳顯得更加高貴。

『呀，湛，我等你好久啦，』芳姊一看到我，立刻親暱地叫起來。『幾年沒有看見你，你長得更

高了。』

一陣歡笑聲夾雜着麻將和桌子摩擦的聲音，又傳過來了。

『芳姊，你有客嗎？』

『啊，是的，幾個熟人，我約她們一同來玩。』芳姊見我不大自然的樣子，笑着說：『怎麼不坐呀，難道幾年不見，就變得這樣生疏了嗎？』

『那裏，』我轉了話題說：『芳姊，剛才你在裏邊做什麼？』

『沒有什麼，陪他們玩幾圈麻將。』

『噯，芳姊，你什麼時候也學會了這玩意兒呢？』

『吓，這有什麼關係呢？湛，看你長得這麼大了，還是這麼一股書生氣。這個年頭，有得玩就玩得，有得享樂就得享樂呀！』她笑着說。隨着她拉着我的手臂熱烈地說：『跟我過來，我替你介紹介紹幾個朋友。』

我無目的地跟着她走，心中不禁想着：『芳姊真是一個摩登太太呀！』她爲我作了一個短短的介紹，那幾位客人對於我似乎一點兒也不發生興趣，仍舊在叉着麻將。我有點厭倦起來，像我這樣一個生長在純粹而樸質的環境中的學生（雖然我那時已經畢業了），對於這種情形的確看不慣。

『芳姊，怎麼沒有看見阿信阿明呢？好幾年不見了，恐怕都認不得了。』我問芳姊，希望她帶我離開這個房間。

『我出去叫他們，』她走出去，我也跟着她出去。

她是到樓梯旁邊大聲的叫：『阿信，阿明，』沒有回答，她再叫了幾次仍舊沒有回答。

『又跑到那裏去了。』她自語着，同時又走到外邊去，『阿信，阿明，』仍然沒有回答。

看她叫得那麼辛苦，我說：『不必叫他們了，芳姊，讓他們去玩吧！』

『不行，我非把他們叫回來不可，』芳姊有點生氣了。『今天我特地給他們新衣服穿，叫他們罰出去，偏不聽話，又跑了，看把衣服都弄髒了才討厭。』

就在這時候，孩子的哭鬧聲，和着成人的咒罵聲一起傳到我的耳朵中。一會兒，兩個孩子邊跑邊哭的衝進來，一個老婦人跑在後面邊罵邊叫着：『他們偷了我的小雞，又把牠弄死，我要他們賠，我要他們賠……』

芳姊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情所驚愕，這驚愕立刻變成不能遏抑的憤怒。她不問是非地捉住兩個孩子就打。兩個孩子的已經沾滿了泥漿的衣服顯得更加狼狽了。

『誰叫你們出去？哼，看你們做的好事情！誰叫你們出去？……』她生氣地叫着，打着兩個孩子。孩子們哭得更加厲害。客人們聽見了哭鬧聲也都跑了出來。

大門開了，芳姊的丈夫也回來了，他一看見這一堆雜亂的人羣，似乎立刻被這哭鬧的聲音所激怒，他跑過去，用力地把芳姊推開，他的粗大而有力的手幾乎把芳姊推跌在地上。

『誰叫你打孩子，誰叫你打孩子？賤東西！……』他罵着，拉着兩個哭鬧的孩子回裏邊走去，一

邊對孩子說：『都是媽不好，打阿信，阿明。阿信，阿明乖乖，別哭，爸爸買東西給你們。』

我被這種情態弄得幾乎笑出聲來，然而看見頹喪的芳姊，我覺得一種深切的悲哀。

『芳姊。』我說：『爲了你們孩子的幸福，我希望你們不再這樣的對待你們的孩子，這只是把他們弄得更壞。』

『你還太年青，你那裏曉得。』她的氣憤還沒有平靜。

這一個晚上，客人們都覺得很沒有興趣，茶餚雖然很好，但是大家都好像有了胃病似的，不想多吃。這一場由小事而造成的風波，使大家都覺得有點難受，飯後，客人們一個個都托故走了。

回憶好像電影似的一幕幕的重現在我的腦膜上。

我整夜的睡不着，一個問題老在我的腦海中盤旋着——爲什麼芳姊的兒子會成爲乞丐呢？——我自信我沒有認錯，那的確是芳姊的兒子。然而我分析着他的家境，我都找不到足夠使他如此墮落的緣因來，我決定回家後立刻去拜訪芳姊。

第二天我趁了一隻八十噸左右的小輪船，經過了一百八十哩的海程，回到家鄉。爲了那天晚上在省城所看見的景象還深刻在我的腦際，所以抵家的那天下午，我不顧疲倦，忘却了這一百多哩的海程所給予我的辛苦，也沒有同家人講一聲，便獨自去拜訪芳姊。

也許是因爲我太焦急的緣故吧！我走得非常快，好幾次險些兒和過路的行人碰在一起。約摸走了十五分鐘，我到了芳姊的家門口。一切都和二年前我來看她的時候一樣，只是房子比以前略爲舊了一

點。我正想去叩門，大門上一塊簇新的銅牌引起了我的注意，那銅牌上刻着『沈萬』兩個大字。『沈？』這一個字引起了我的疑問，怎麼這裏會住了姓沈的呢？芳姊的丈夫不是姓趙嗎？我疑惑地，無可奈何地叩門。一會兒，一個年輕的女傭把門開了，她把我從頭到腳的打量一番，半晌，才粗暴的說：『你找誰呀？』

『趙國華太太在這裏嗎？』我不大肯定地問。

『沒有，沒有，我們這裏沒有姓趙的。』她很無禮地，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我碰了一個釘子。覺得很氣憤。然而再反省一下，我又覺得自己的這種行為有點可笑了。假如我同母親先談一下，假如我先問一問家人芳姊現在的地址，我何必到這裏來受這無謂的閒氣呢！

我疲倦而頹喪地回家去。路變得又長又難走了。加上在船上兩三天的辛苦，真是好像病人似的沒有一點兒力氣。一步一步地拖着懶懶的腿，終於也到了家。

『噯，阿美（我的小名），剛剛回來，怎麼不去休息一下，看你累得那付樣子了，還要出去。』母親一看見我那頹喪不振的樣子，便這樣說。『你剛才到那裏去呢？』

『找芳姊，』我疲倦地說。拖了一把椅子就坐下了。

『你倒還那麼樣關心她，』母親不大高興地說。『你從那裏曉得她的住處呢？』

『我沒有找到，』我有氣無力地說。『我以為她住在那地方，等我走到那裏，才曉得她已經搬走了。』

『誰叫你不問一聲？』母親半責備似地說着。我沒有話可答。

『你倦了，進去躺一會兒吧！快到吃晚飯的時候了。』母親看見我沒有說什麼便撫慰地說。

我正要走進房間裏去，妹妹從外邊跑進來，邊叫邊跳的說：『大姊，大姊，我找你半天了，媽說你出去找朋友去了，你到那裏去呀？大姊你帶什麼東西回來給我呀！』

『嗯——』我實在疲倦得不想回答。

『怎麼了？大姊，生誰的氣呀！』妹妹天真地相着我。我沒有力氣地半躺在床上。

『阿妹，你曉得芳姊住在那兒嗎？』想起芳姊，我便問妹妹。

『不曉得，那天我聽見媽和二姑姑談起她，說是搬了地方，好像還有別的事。我問媽，她說我太小，不明白。我就沒再問了。你自己問媽吧！』妹妹說着，忽然好像再記起什麼似的說：『阿姊，你有沒有帶東西回來給我呀！』

『等會兒給你吧！何必這麼性急？』

『好的，好的。你真的帶東西回來給我啦！』妹妹高興得在地板上直跳。

吃晚飯的時候，我又談起芳姊。母親不大感覺興趣地說：『你爲什麼老記着她呢！談起來真是令人難以相信，兩三年前，親戚倒都羨慕着她，可是現在呢？沒有一個親戚再喜歡講到她，知道她的人都只有搖搖頭，嘆一嘆氣。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媽，你是說芳姊遇到不測的事嗎？』我不大明白母親的話。

「還不是那一套？俗語說得好：『有了錢就是鬼也服你』，這也算是阿芳的命苦，還沒有享幾年的福，就遭了國華的遺棄。」

「什麼？你說芳姊的丈夫娶了小老婆？」我恍然大悟起來。

「可不是，有了錢連自己的妻子都不要了。自從他們回到這裏來以後，阿芳也變了，天天又麻將過日子，丈夫也不管了，孩子也不管了，整天沉醉在麻將裏，把一個家庭弄得一團糟，真得怪她自己活該受苦。」母親感嘆地說着。『不過國華也不成樣了，整天在外邊花天酒地的鬧。起初，阿芳也不大注意他的行爲，一直到了去年夏天，國華好幾個晚上沒有回家去，阿芳才發了急，到處去找他。後來阿芳曉得國華有了外遇，便和他吵起來了。』

「後來呢？」我急着要曉得下文。

「國華硬要把那小的接進來，阿芳不肯，結果鬧散了。國華搬到那邊去，把他們本來的大房子賣了，阿芳也無可奈何，只求他每個月給她生活費。起先還按月的給她，後來就不管她了。阿芳哭鬧着，但也沒有辦法。」

「現在呢？」

「也不曉得阿芳現在怎麼樣，好久沒有見到她，聽說到鄉下找她母親去了。」母親有點不耐煩了。『够了，阿美，你也應該休息了，以後再講還來得及。』

以後幾天，我仍舊常常談到芳姊，可是母親總表示不願意談到她的態度。家裏也沒有人能够正確

地告訴我芳姊住在什麼地方。然而這一切却不能減少我對於芳姊的關心。我決定要找到她，因此我向許多親戚探詢她的踪跡，可是他們也都不大清楚。

一直到了我要離開家鄉再到省城去的前幾天，我在路上碰見了一位舊同學，她告訴我一點關於芳姊的消息，同時把她的住址告訴我。

那是我離開家鄉的前一天，我特地到鄉下去，九月初的大陽還是非常炎熱，汗浸濕了我的衣服，我的額上滲滿了汗珠，兩頰好像發燒似的難受。我的兩條腿因為好久沒有走遠路而覺得痠。好幾次我想坐在路旁，可是路旁是那麼髒，沒有一塊比較乾淨的地方可以讓我坐下。經過了好多個小村莊，我才到達我的目的地。

在一座破落的祠堂門口，掛着一個不三不四的木牌，上面寫着『××小學』。有幾個鄉村的孩子赤着上身，蹲在那裏玩着小石頭。當我走過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都抬起頭來，奇怪地看着我。祠堂裏面沒有人。從那開着的窗戶，可以看見祠堂裏面一些破破爛爛的桌椅，屋子裏牆壁上的裝飾大部份已經剝落了。然而還可以看到一點過去華麗建築底痕跡。祠堂前面的庭院裏有幾棵大樹，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子在那裏掃着地上的落葉。

我走到那孩子的前面問：『鄭文芳住在這裏嗎？』

『是的，』他放下了掃帚向着祠堂旁邊的一排平房走去，我也跟着他走。

『媽，有人找你。』孩子在房子的門口叫着。

『誰呀？』是芳姊的聲音。

我從那門口看進去，裏面是黑漆的一團，我看不見芳姊在什麼地方。

『芳姊！』我叫她，一種淒酸的感覺使我哽塞得講不出話來。

『湛，是你嗎？』芳姊走到門口，半晌，才說出話來。『真想不到你今天會來看我，尤其是在我遭遇不幸的時候。』

芳姊從房子裏拿出一條板櫬來，放在門口說：『湛，就坐在這裏好不好？房子裏邊太暗了。』

『隨便那裏都行，』我注意到芳姊的手，這雙手已經變成非常粗糙了。『還不到一年就變成這個樣子了，』我一面在心中想着，一面把板櫬拉到樹蔭底下。我注意她的衣服，那是一件藍色的粗布衣，頭髮也梳了一個髮髻。跟兩年前的她真是判若二人。

好像不願提起往事，又找不出適當的話來似的，芳姊客套地說：『湛，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呀？』

『已經回來兩個月了，我打算明天再到省城去。』

『明天？怎麼這樣快呢？你爲什麼不早點兒來呢？』

『我那裏曉得你住在這裏？還是前幾天遇見了萍才曉得的。』我看看那在庭院裏掃落葉的孩子，便說，『那是阿明吧？』

『不錯』，芳姊站起來叫道：『阿明過來。』孩子應聲走過來了。

『叫姨姨，』『端杯茶來給姨姨喝。』然後她又轉向我說：『湛，你一定走累了，這麼遠的路

『看到你，我就是累也是願意的，』我真誠地說。

阿明用一隻碗盛了茶端過來給我。看見阿明，那在省城所見的一幕又浮上我的腦膜來，我禁不住問：『芳姊，阿信呢？』

我沒有料想到這一句話竟然會使她覺得如此的苦痛，好像電流通過她的身體似的。她痙攣地瘋狂地叫起來：『阿信，阿信，爲什麼你要提起阿信，唉——』

『出了什麼事嗎？芳姊。』我無可如何地說：『我關心他，因爲——』

『湛，難道你也責備我嗎？難道你也不了解我嗎？』

『不，芳姊，我只是想更了解你，更曉得事實的真相。假如我告訴你當我看見阿信，看見他流落在街頭的時候，心中是多麼的難受，我相信你會明白我爲什麼要問你，我爲什麼要談起他。』

『你看見他嗎？湛，你真的看見他了嗎？』

看到芳姊那樣的難過，我有點不忍再談下去，可是那一幕的景象還是那麼清楚的在我的腦中，它迫着我要了解，要明白這其中的原因，我不得不問她，不得不希望她把事實告訴我。

『芳姊，你平靜點好不好？請你寬恕我把你心中的隱痛再發掘出來。』我低聲地對她說。

『唉，湛，你那裏曉得我的痛苦。這兩年來事情是變幻得那麼快，我好像做了一場夢。記得我們剛從內地回來的時候，那時候我的生活是多麼的舒適。國華有了錢，買了房子，家庭的一切都很好，

孩子們也都上學讀書去。可是，錢變了他的心，他整天在外邊逛，一回家來就是罵。我也不能勸他一句，否則，他就打我。唉，有時候他在孩子的面前打我，罵我，我實在受不了，可是我一句話都沒有說，也沒有埋怨過他。他還不肯放鬆，還要教孩子們來反對我，罵我。後來他一連的幾天不回家，我才曉得他在外邊納了妾。我和他理論，他就和我鬧起來了，把家裏所有的東西都搬走了，留下我和兩個孩子。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不過我想他既然撒下我，只要他還肯培養這兩個小孩，給我們生活費，我還可以過下去。」她一口氣的說下來。然後，他嘆了一口氣，停頓了一下再說：

『誰曉得他那麼狠心。有一天下午，幾個人來看房子，對我說那房子已經賣出去了，要我在兩星期內搬出去。這對於我簡直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我不能够不搬，可是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找了幾個親戚，他們不但肯來幫助我，還要譏刺我。嗨，有錢的人就是做了壞事也是好的，他們責怪我不該和國華鬧翻，他們還稱贊他的本領，會賺錢，有了錢一切都是好的，大家都捧他，稱贊他，而我呢？沒有一條路可走。』

『當一個人被遺棄，失敗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會來欺侮你的。那時候我因為實在沒有法子維持下去，便想回到母親那裏去。可是，在我有錢的時候捧我稱贊我的嫂嫂們，現在全改變了態度，母親也不高興地罵着我。湛，我真實地告訴你，在這世界上只有錢是一切，你如果沒有錢，你就等於失掉人格一樣。貧窮的人在這世界上就好像是犯了罪似的，使人家都看不起你。』

我想安慰她，可是我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芳姊又繼續下去說：『然而我實在找不到生活的出路，

不得不搬回去跟嫂嫂們住在一起，可是出了嫁的女兒在我們中國的家庭裏是已經失去了地位的，我整天地遭受她們的譏諷、冷笑、熱罵，然而爲了孩子，爲了生活，我也只好忍受下去。但是這還不够，她們還教唆孩子來反對我，尤其是阿信，他簡直不聽我的話，他也罵我，笑我，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我自己的兒子也來欺侮我。後來，有一天早晨，我正在後院裏洗衣服，屋子裏的吵鬧聲突然傳到我的耳中來，我正聽着，阿明跑過來哭着叫我：「媽媽，二舅母打阿哥了，快來呀，媽，我怕。」

「我拭了拭手，走到廳堂裏。吵鬧聲雜成一團。三嫂看見我，急忙跑過去對二嫂耳語了幾句，二嫂放了阿信，氣憤憤的跑到我的面前，那神氣就好像要把我吞下去似的。她狠狠地說：「哼，看你兒子做的好事情！」她邊講邊指着阿信。」

「我不明白她指的是什麼事，也低聲下氣地問：「阿信做錯了什麼嗎？」這一問可了不得，她大聲地叫起來：「哼，你做母親的還不曉得，虧你還問得出口，阿信偷了我的錢，你還不知道呀！你做母親的不管教自己的兒子，還要來問我。」

「我被她的話激怒了，我再也不忍不住，我說：「我雖然現在是窮，我也不會要兒子們去偷人家的東西，你有話爲什麼不直接對我講，何必動不動就是打？」「哼，不要臉的賤東西……」二嫂邊罵邊走開了。

「我沒有地方可住下去，我第一次曉得什麼叫做飢餓。我差不多不能生活，終於我到了這裏來，這裏鄉村的小學教員剛剛辭了職，我就接替了他的位置。在這鄉村裏教書，薪俸雖然少，也還够維持

我們母子三人的生活，我也滿以為我們可以安定下來了。可是，可是阿信自小就嬌養慣了，他不肯跟着我過這清苦的生活，他不肯跟阿明一起到山上去拾柴，不肯陪我到園子裏去種點蔬菜，他整天地跟我吵嘴，我教不好他。我沒有辦法，後來我打他，希望他可以改變，可是也沒有用，他總是不聽話。四個月前的一天，阿信突然不見了，我到處的找他，也沒有找到。我又慌又急，不曉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鄉村裏沒有他的踪跡。後來一個賣雜貨的老婦人告訴我，那天下午，他看見一個男人帶了阿信走出鄉村，向城市那邊去；她還聽見那人對阿信說要帶他到一個很好的地方，有東西吃，有地方玩，有很多的錢可用。她以為是我的親戚，所以也就不便過問。我非常焦急，到處找他，可是沒有一點兒的消息，他被壞人拐走了，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他，唉，湛，你不是看見過他嗎？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他在什麼地方呀！」芳姊吃力地說着，汗珠從她的額角滲了出來。

『芳姊，你教育別人的兒子，可是你自己的兒子，你却沒有好好地教養過他。』不知是什麼衝動，使我不憐恤地，帶着有點苛刻而責備的口氣說了這一句話。

『不要這樣的責問我，湛，我求你不要這樣的責備我，』芳姊苦痛地說着。『這難道是我一個人的過錯嗎？難道國華就沒有錯嗎？我沒有錢，我何嘗不想好好的培養我的孩子，我何嘗不希望他們都成爲好孩子，將來成爲有用的人，可是環境不許可，我沒有受過好的教育，沒有一個較好的生活環境。但是爲了我要生活，我只好欺騙似的負起我不能担当的責任——到這裏來充一個教員。湛，不要責備我，你看吧！國華離棄我，阿信又不聽話，我有什麼辦法呢？我要生活，我只好如此。』

我不知道我應該安慰她或指責她，我默默地回答不出話來。

『你還不能諒解我嗎？』芳姊看見我沒有說話，不安地問我。

『我並不是不能了解你，我只是覺得難過。』

『你也難過嗎？』芳姊好像快樂似的說：『我相信你會了解我的，只有你還是我的朋友。唉！你不是說過你見過阿信嗎？你在什麼地方見到他呢？告訴我吧！湛，我可以帶他回來，我一定要帶他回來，我答應你，我一定要好好地教養他。』

『我在省城遇見他的，就是要回到家鄉來的前一夜。唉，那時候差不多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可是我還沒有叫他，還沒有跟他講一句話，他就跑了。』我不曉得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是什麼樣的表情。

『真的嗎？湛，你答應我，當你再看見他的時候，把他帶回來好不好？我一定會好好的教養他，湛，你答應我嗎？』

『我答應你。』我站起來告辭。芳姊跟在我的旁邊還是不斷的說：『你看見阿信的時候千萬把他帶回來。』她的聲音裏帶着悲哀的抽咽。她是那麼誠懇，好像是在懺悔一般。我被感動得幾乎流出淚來。

芳姊送我到了門口，那幾個剛才在玩的孩子們正在打架着，罵着。芳姊的臉色變得非常的慘白，我曉得這景象又使她想到阿信。

『芳姊，我走了，我明天就要到省城去，我必盡力去找阿信，你放心吧！』說着，我轉身就走，

好像這環境會使我窒息似的。

『湛，祝你一路順利！』芳姊的聲音由那初秋的微風帶到我的耳朵裏，成了微弱的呻吟。太陽已經沉下地平線去了，它的餘暉把天空抹得通紅，在我的面前是一片碧綠而柔輦的稻田，風在吹着，有點涼意，夜已經近了。

綠 姑 娘

羅之蓮

假如你是一個愛聽故事的人，那麼讓我爲你訴說一件悲哀的事實吧。

今晚是一個七月多星的夜晚，你可以半躺在涼椅裏，瀏覽這詩意動人的仲夏夜，而我將要開始爲你慢慢地述說。

我得重覆聲明，這是一件事實，即使在我我之間，我們也可以時常看到這種例子——婚姻的不如意，以及失去了孩子後的母親底悲哀，不過所不同的，就是我這裏的女主角來得比別人更可憐，因爲她自己已失去了知覺，可能將要老死在精神病院裏。

今年初夏，我大哥不幸患了嚴重的失眠，經過上海精神病專家C醫師診治之後，認爲是精神分裂症，最好得住院治療。所以就進了上海林森路西段一家療養院內C醫師所附設的精神病院。

經過一個月多的時光，大哥差不多已痊愈了。爲了他怕與外人周旋，所以仍住院療養，每隔三兩天我和二姐總得去看望他一次。

有一天，是六月初吧，當我去醫院時，在病房前的花園裏看見一個女病人。她穿了一套半舊的睡衣，形容很是憔悴，長長的頭髮披在兩肩，雙手交叉在胸前，只是一來一往的徘徊着。當我輕輕走過

她身邊時，她回頭望了我一下，仍一個人踱過去了。

看了她的臉，我立刻直覺腦海中有過這麼一個熟悉的影子——鵝蛋臉，大眼睛，彎彎的菱角嘴旁一對小小的酒渦。思索了一會，我才想起在高一那年，坐在我左邊一個姓陸的同學的面貌就是這般的。不過我不能確定就是她，因為從高中畢業分別到現在，已經四年了。於是，我就向大哥探聽這位病人的一切。

大哥也不大清楚，他只知道她姓陸，她丈夫姓梅，但她不喜歡人家叫她梅太太，而要人家稱她為陸小姐。護士小姐們因為她既姓陸，又愛穿綠色的衣服，同時她的臉蛋又很像西洋人所塑造的東方洋娃娃，所以給她另外取了個稱呼叫『綠娃娃』。後來因娃娃兩字不大好，就改稱為『綠姑娘』，現在院中人差不多全稱她為『綠姑娘』了。

從綠姑娘的特別護士錢小姐那裏，我得知了綠姑娘的另外一些背景。她是杭州人，三年前嫁了那位梅先生。梅先生是廣東人，最近爲了綠姑娘病得厲害，才由廣州飛來上海。綠姑娘生過一個孩子，但今年四月孩子因病死了。據梅先生說，孩子的病死給了綠姑娘很深的刺激，幾晚失眠以後，綠姑娘就人事不知的終日深思了。可是據綠姑娘的表妹說，綠姑娘對自己的婚事是十分不滿意的，婚後差不多一直是憂悒的，孩子的死祇是一個導火線而已。

聽了他們的話，我確定綠姑娘就是我在杭州的那位同學陸一冰了。不過，乍看她憂愁憔悴的樣子，我幾乎不能相信她就是七年前的一個美麗和婉的女孩子。經過了一次訪問，我的疑問打消了，因

爲她確實是一冰，確實就是那七年前靜穆幽爛的一冰啊！

是那天傍晚，我隨着錢小姐踏進了一冰的房。那是一間正方形的小房間，陳設很簡單，除了床和桌子外，只有一口櫥和二只椅子。當我們進門的時候，一冰正仰睡着在想，她的雙眼釘住在白色的天花板上，像是沒有覺察我們的來到。錢小姐走近床邊，拍拍她的肩說：

『來了客人了！綠姑娘，你瞧瞧是誰？』

她望了望我，仍舊將視線移回屋頂去了。她像是看見一個陌生人，並不能吸引她多大的注意。大眼睛，小酒渦，仍像當年一樣，可是爲什麼如此消瘦呢？——我想。

『陸一冰，我是羅之蓮，你高中的同學，還認識嗎？』我也走近她的床邊帶笑的問她。

回答我的仍舊是一個不理睬，我想，假如我提起過去的生活情形來，也許能使她想起我來。於是
我握着她的一只手，一面輕輕撫摸，一面溫和地說：

『你也許忘記了，因爲這已是六七年前了！那時我們不是常去逛湖嗎？除了你，還有龔靜安，李秋亭，王蓉，李美琳，我們不是常常爲小龔的頑皮而大笑過嗎？』

其實，我是想把她從幻想拉回現實，可是沒有用，因爲她根本不聽我的話。她用力將自己的手從我的手中掙了回去，眼中露出了憤怒的神情，當然我知道她在恨我，恨我的嘮叨擾亂了她的思想。

錢小姐輕輕拉我出了房，她說：

『別跟她講吧，進院到現在，她就沒有清楚過。C醫生使用了許多法子，都不能使她講話，大概

她心裏的忿亂已到了極點，我們所說的，她一句也沒入耳。」

默默地離開了醫院，我不知是帶着怎麼樣的心情回家的。胸口緊緊的像壓了千百斤重担，我在想，什麼原因會使她如此呢？

七年前，一個明朗的秋天，我們一班剛由初三升到了高一。新同學中有一個梳辮子的女孩子很使人注意，鵝蛋臉，大眼睛，彎彎的菱角嘴旁，一對小小的酒渦，穿了一件白地紅花的綢旗袍，又美麗，又文靜，很有一些大家閨秀的風度。

當我們的級任韓先生給我們排位子的時候，她恰好坐在我的前面，因為我們都是比較矮小的人，所以被同時排在第二排，除了我和她之外，第二排還有瘦小而頑皮的龔靜安，直爽的李秋亭，和小巧玲瓏的運動健將王蓉，李美琳是秋亭的堂姐，比我們五人都高，所以坐在第五排，但因為她時常和秋亭在一起，所以有時也加入我們這小組。

每逢星期六，下課比平日早，我們幾個人常去湖邊漫步，天南地北的閒談着。靜安雖然頑皮，可是她總一本正經的說將來要去學醫，做一個醫生。秋亭呢，她說喜歡做個律師。王蓉頂羨慕楊秀瓊，時常楊秀瓊長，楊秀瓊短，我們推她為中國美人魚第二。至於我，她們因我愛塗東抹西，就給我提了個綽號叫「小詩人」。每次，一冰總是默默地聽我們胡鬧，獨個兒不發一言。當我們逼着她說將來的願望時，她總含羞而謙和地說：「我嗎？我願意做一個平常的人，不太前進也不太落伍。」

其實，一冰真是這樣隨便而平庸嗎？不，經過幾個月的相交，我已了解她的爲人了。她喜歡深

思，對人對事都觀察得比別人清楚，而一經她認爲是可以的話，她對這事或這人就有了很深的信任和很重的感情。相反地，在別人認爲還可以的事，她也往往不予容納的。同時，她好高騖遠，什麼事情都希望做得好，有時自己能力實在不及時，她往往要惱恨幾天。這種性格，可能造成一個偉人，但在一次偶然的輕微失望中，也可以使她就此成爲一個沒用的人。

一冰這種內傾的性格，如果能發洩出來，也許對她比較好些。可是她不，她似乎不要別人知道她真正的性情，因此在表面上，她總是那末安詳，嫺靜，謙虛，雖然她心裏有着極大的波浪。

她出身於世代書香的門第，有一個讀過很多古書而又固執非凡的祖母。父親是學者，年來因家道中落而開始轉入了商界。母親呢，是個賢淑懂禮，懦弱怕事的好女人。此外，只有一個弟弟年齡跟她相差很遠，所以在家庭中她是很被寵愛的。

不過，老祖母和父母親，雖然愛她，却不能給她快活，因爲在家裏她還得守三從四德的古訓。當她一年年長大的時候，她開始對古老的家有了厭惡。

當時，校中追求一冰的男同學，頗不乏人。可是一冰始終不聞不問，像是沒事一般，使得這幾位同學沒法進行而只得作罷。在校外，她有一個愛人，姓齊，人很聰敏，思想也很前進。據一冰說，是從小就認識的。那時齊正在一個大學裏念書，常感到淪陷區環境惡劣，而想和一冰同去內地讀書。但一次次都因一冰家庭反對而沒有實現。

三年中，一冰和我相處得很好，那是因爲我們都是愛靜、愛幻想、愛沉思的人。不知有多少個黃

昏，我們會蹣跚湖濱，訴說着各人的夢，愛與恨，歡樂與悲哀。可是三年一瞬過去了！當這一個階段結束時，我們不能不分離了。就在這一年的秋天，我來上海進了一所私立大學，而一冰則仍留杭州，並沒有升學。

分離的第一年，一冰有信來，說是在杭州做了小學教員，她很恨家裏不讓她升學，更厭惡自己的現實生活。同時她又告訴我，她父親給她介紹了一個朋友，是某銀行董事的兒子，她還說：『蓮，你想我會跟他好嗎？』

不久，我收到了她的第二封信，她要我為她打聽上海有幾個夜大學，因為她也許要來上海找事做，預備晚上繼續求學。她又說，她家裏反對她跟齊往來，所以她想來上海自立，比較可以自由些。幾天過後，我就給了她回信，但以後就一直沒有再收到過她的信。

下一年，抗戰勝利了！我改進了一個教會大學，讀了二年，就和我一個表哥結婚了。這一年來，偏促於個人生活中，同學們的音訊差不多已完全隔膜，我雖然常常想起小龔、秋亭她們，更時時掛念一冰，緬懷着我們湖上一段值得回憶的生活，可是，天涯海角，誰知道她在那裏！

然而人世間的事往往是何等神奇！怎料到四年以後，竟會在精神病院中遇到她啊！而遇到她的時候，她已經不認識我，她已經不再跟我說話了！你們想，我所感到的是怎麼樣的一種滋味！

我當然不會知道她患病的原因。後來訪問過她的表妹，得知了一冰四年來的情形。

自從她爸爸介紹了梅先生給她以後，就禁止她再與齊往來。那一年是勝利的上一年，齊最後一次

提議去內地，一冰也十分贊同。但當一冰從她家裏偷偷溜走時，却被她父親發覺了。

從此，她就被幽禁起來，直到家中爲她訂婚。訂婚的對象當然是梅。梅是廣州人，還是他父親這一代才來杭州經商，居然一帆風順地做起什麼銀行董事來了。梅受過中等教育，人還算厚道，待一冰也很好，是個平常的準商人。可是，一冰並不喜歡他，她恨他，因爲她的心早給齊帶走了。

齊去了！他是失望而去的，因爲他已經等了她不知多少日子。當她訂婚的消息傳到他那兒時，他才獨個兒悄然而走的。

第二年的春天，梅和一冰結婚了。從此，她變得更冷靜了，她的活力，她的青春，好像都隨齊遠去了，留下的僅不過是一個軀殼而已。

她整天不說話，夜裏也時常失眠，但她不將病狀告訴別人，因爲在她四周好像就沒有有一個熟人。丈夫待她雖好，但他們之間顯然有一個很遠的距離的婆婆呢，一天到晚唸佛吃素，一空下來却就把媳婦兒說長道短，幾個小姑也儘是找她的錯處，常在哥哥前說嫂子的壞話。處在這樣一個環境裏，更沒有能力反抗，她就慢慢萎靡了。更可怕的是，齊的影子常常來壓折她。她好像看見他在怪她負約，冷冷地儘是給她難堪。

二年後，她生了個男孩。婆婆對她比較和善了。丈夫也很高興。她自己也好像有了寄託，不再整天亂想了。可是，誰知在今年四月，孩子却患急性肺炎死了。這個刺激使她的病態立刻爆發了出來。她不哭，也不說話，只呆呆的抱了枕頭當孩子。一個星期的失眠後，她竟什麼也不知道了。

在杭州，請過不少醫生診治，一點效用也沒有。梅聽說上海醫生曾經治愈過不少精神病人，就把一冰送來上海醫治。到現在，已進院三月了，仍是一點也沒有起色。

最近，梅因為在廣州有商業上的發展，所以一直逗留在廣州，直到前幾天，才因一冰病重而回上海。

通常，一個病人進院後，只要每天注射因素林針，一個月後總能清楚地辨別人事了。繼續再注射一二個月，往往可以出院了。可是一冰進院已三月，醫師給她用過比因素林更厲害的康狄蘇休克，仍舊不能使她清楚地說一句話。當然，她的病根已是十分的深了，在今日恐怕還沒有一種方法可以使她復原。

近日來，她更沉入於整日昏沉之中，無論誰要她吃飯睡覺，她都好像沒聽見一般。C醫師對梅說，他很抱歉，因為他不能使她痊愈。同時，他要梅送她去別的醫院試試，他承認自己的許多方法，到目前為止，還不適用於一冰。

一冰的表妹對於一冰以後的遭遇，覺得很有點可慮，因為，不僅在上海，即使在全中國，這家療養院也是比較最好的了。如果醫生把她回了，那麼她將要到那裏去找可以使她復原的醫生和醫院呢？

是昨天，我和二姐去給大哥辦出院手續時，大哥告訴我，綠姑娘明天也要走了，她將要進上海附近一個小鎮上的某精神病療養院了。

那小鎮上的療養院，是幽禁比較嚴重的精神病人的地方。病人進去之後，往往很少痊愈着出來。

陰影

許從令

靜悄悄的大地，披上了一件銀灰色的外衣，四周的柳影婆娑地飛舞着。

剛從祖國歸來的英，在踽踽地漫步着，不時抬起頭來望着那柳樹後的月兒嘆道：

『這時在祖國不已是嚴寒的冬天了嗎？離鄉至今已月餘了，……回來後什麼都改變了，一切都落伍了……』

英不知穿過了幾條馬路，回到家中，見到母親與妹妹華，都繃着面孔在注視着他——英，像在向
他挑戰的樣子。英不覺楞了一下，心裏十分驚惶，不知又在鬧着什麼事，只好硬着頭皮向母親搭訕，
但聲調是帶着顫抖的。

『媽和華還沒有睡嗎？』

『哼！誰有這種清福！』英的母親投以譏諷式的回答。『誰有好福氣可享受你那好妻子的服侍！』

『媽！什麼事？』英怔住了，最後才迸出這一句話來。

『什麼事？去問你那好妻子好了！』

『媽！是什麼事情？要你老人家這樣的氣。媽！請別氣壞了身體吧！』

英覺得母親越說越氣，連聲音都啞了，知道此氣非同小可，連忙輕聲低氣地安慰着，再向華注視着，想從華的臉上讀出一些秘密來。華却很悠閒地坐着，但時以白眼相報。英不知不覺低着頭，呆立在一邊，顯然是十分痛苦，不知要怎樣說法才好，又沒有人可代為解圍。心中在躊躇着，忽又聽到母親爆炸式地喊道：

『天公哪！我前世作了什麼孽，今世才生了這不孝子，還娶了這個什麼文明，什麼中學生的娼妓來做媳婦！啊！真氣死我呀！天公哪！爲什麼還不給我快點死啊！免得我再受這種的閒氣，天公哪！』

英麻木了，以手按着額，形成了展覽館中的一尊塑像一樣。空氣十分沉靜，夜神的歌手正在演奏着那無聲的交響曲。英突然衝破了靜穆的空氣，帶着沉重的語氣向華問道：

『華，請告訴我吧！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華看見英發問，越顯出洋洋得意的樣子來，安適地靠在椅背上，好像根本就沒有聽到什麼的樣子。英覺得華這個樣子是莫大的羞辱，心中由溫和轉到憤怒，提高了聲音，重新問道：

『華！到底是什麼事！』

英那種怒吼式的聲音，使母親和華嚇了一下，但馬上又鎮靜了下去。華仍帶着蔑視不耐煩的態度

答道：

『哦！什麼事嗎？去問我那好嫂嫂好了！』

『哎喲！你這不孝子，敢在你媽面前發牢騷嗎？天公哪！你是有眼睛的，爲什麼不起五雷把這不孝子霹死呀……你會大聲叫喊，爲什麼不會馬上吐血來給我看呢？啊……』

英的母親像克刺卡土亞火山（Krakatoa）一樣地爆發後，想是十分吃力，就漸漸地頹喪了下去。靠在椅背上氣喘不休。

華即離座，趕快替母親捶背，且以諷刺的口吻埋怨母親：

『好了！媽，不要再氣了；就是浪拋掉一些錢也不算什麼，等下氣壞了身體，不是好玩的，而且又會給人家笑呢！人家現在是一位刮刮叫的高小教員，一個月嗎？也有三百多盾的薪水，你老人家是不可以得罪人家的。』

『什麼教員？比狗彘還不如，還敢當教員！一個月那三百多盾，够她一個人花嗎？哼！狗！真是條狗！』

『好了！媽，不要再說了。你老人家是已受不了了，我們去睡吧！多說了，也是白費氣力的，人家把你當作瘋人看，把你的話當作音樂聽，這有什麼用呢……』

『哼！他敢……』

華扶着母親往寢室裏走去了。

英聽到母親和妹妹這樣的冷嘲熱諷，面上一陣紅，一陣青，像墜在五里霧裏一樣，雖睜着眼睛，而面前的任何東西，都變成模糊，聽到的聲音也變成雜亂了。英完全失去了知覺，木然地的站着。

過了一會，英如大夢初醒。母親與華已不在面前，知道她們已去睡了。心裏不覺輕鬆了一下，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回身將大門關上。當經過母親的寢室前時，有一陣噤哩咕嚕的聲音刺入英的耳膜。英知道母親和妹妹又在寢室裏詬罵，只好塞住耳朵，放輕脚步，踱回寢室去了。

英進入寢室，看見淑伏在梳粧台上咽泣，心頭好像被一塊大石頭緊緊地壓得透不出氣來，一聲不響地坐在床緣。

英今年才二十四歲，應該是個生氣勃勃的青年。但近來爲了生活和心情的沉重，健康變得很壞，越顯出蒼老了。

淑突然抬起頭，以嘶啞的聲音向英訴苦道：

「英！我受够了，這禮教底囚牢的味道！」

英聲調很溫和地說：

「淑！究竟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呢？」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呢！因爲我許久不曾提過筆，剛才三弟寫完了大楷，餘下許多的墨汁，我就順便提筆來寫一兩個字，母親就大喊大罵，說我故意地要把三弟的墨磨完，連筆也弄壞了，說我是個敗家貨，是要來消耗她的家產。還有什麼娼妓，什麼……啊！我嘗够了，這月餘的生活是一個何等可怕的夢魘，我有我的青春，我有我的幸福，我必須要掙扎！掙扎！」淑越說越興奮，聲音越來越高。

「小聲點！不然麻煩將要再來了！」英警機地提醒道。

淑繼續激昂地說！『掙扎！我要掙扎！我不能做這種不必要的犧牲……犧牲，這樣的犧牲，究竟給誰帶來了幸福？我不能等待着那滅亡命運的來臨！』

英全身的熱血都在奔流了，差不多要從眼睛裏射了出來。

『是的！淑，這樣地受着摧殘的，盡是些可愛的，有爲的青年的生命。我爲了愛惜我的青春，愛惜我的生命，我也得反抗這吃人的禮教！』

『英！我們是青年，我們不是畸人，我們不是愚人，我們要給自己把幸福爭過來。』

『我們不能讓這陳腐的傳統觀念和二三個人底一時的任性殺害的。我們離開這舊家庭，就像摔掉一個可怕的陰影，沒有一點留戀的必要！』

空氣靜謐下去。

『媽，我要水！』芳兒的夢囈突破了這沉默的空氣。

淑反身去安撫這在英心目中的小天使：

『乖乖！睡吧！現在很晚了，明天，明天媽才沖一杯很甜的，有牛奶的茶給你喝呵！』

『不！媽，我肚子餓！我要吃！』芳兒像被困的巨獸似地反抗道。

淑的眼淚又像線一樣地滴在芳兒可愛的小臉上，使芳兒睜大了眼睛，很敏捷地爬起來，抱住了母親的頸項不放。那黑白分明的小眼睛，不住地向四周轉動，好像有極大的危險要臨到似地靜靜地抱着。英看見這種情景，心裏酸苦得很，眼前顯出了一幅禮教的爪牙在摧殘着可愛青年的生命的圖畫

來。

有一天晚飯後，天氣十分酷熱。英靠在椅子裏在瞌睡，淑坐在窗邊縫衣，一面在乘涼，芳兒在那兒自己玩着洋娃娃；忽然英的母親拿着一根棒子向淑亂打，芳兒也被摔了一交，嚇得大哭，把英驚醒過來。看見母親這個樣子，心中莫明其妙，又聽到母親在罵自己：

「你這個死人，連一個妻子也不會教訓，讓她這樣的不識大小，連我坐的椅子，也敢坐了起來……你還不起來教訓這娼妓給我看……你這烏龜，你這怕老婆的東西，你這……。」

這把芳兒嚇壞了。他每次聽到較大的聲音，或是見到淑在流淚，就會驚駭地把淑死抱着，一點也不肯放鬆。

英不覺嘆了一口氣：「芳兒，不要怕，爸爸去拿水來給你喝。」

說着，就向客廳走去。但在客廳的桌几上，找不到一個熱水壺，知道是母親把它收藏在寢室裏，不敢進去取，只好折身轉向那伸手不見五指의廚房去。在廚房裏連一滴滾水也沒有了，就取了一杯自來水，讓芳兒喝了。芳兒想再喝，淑怕她冷壞了身體，就帶她去睡了。

英見到芳兒那天真可愛蘋果色的臉兒，變成了這帶菜色的小小臉兒，心裏一陣悲痛，淚兒不覺地流了下來，在那兒木立不動。

電燈突然一暗，這把英提醒過來，知道電燈將熄了；時間也已十二點半了。

英脫了衣服上床後，電燈也跟着熄了。四周黑越越的，越顯出淒涼可怕。英腦海裏的思潮，却不

斷地起伏洶湧，一幕一幕地展開來，裏面帶着許多美麗燦爛的花兒，許多沉痛酸苦的果實，使英陶醉在傷感的氣氛中，但英想到淑所說的：

『我們是青年，我們不是畸人，我們不是愚人，我們要給自己把幸福爭過來。』

精神馬上振作起來，熱血在燃燒着。

英竟忘了一切，忘了自己的疲乏。

夜靜了，更深了，月亮將西沉，在蔚藍的空中，忽然掠過一二陣夜鳥底哀鳴。

出氣

王容光

張大哥與大嫂結婚已經八九年了，曾經得了六七次喜（生小孩爲得喜），有男孩也有女孩。但總是夭亡的多，差不多都是害了很長時間的病才死掉的。這些嬰兒的夭折，在起初大嫂會傷心落淚，寢食難安，後來却並不覺得怎樣了。只是當用穀草包紮起來送出去的時候，也有人會勸慰她說：「您大嫂！不用在心，生就不成人的孩子！」

大嫂雖然隔一年多的時間，總要生一個小孩，可是成果却是如此的稀少。小芬五歲了，小狗才只兩生（一週歲爲一生），姊弟兩個是從病魔中奮鬥出來的勝利者，現在仍在病神的擺佈中斷混。

大嫂的公婆都還健在，是勤儉持家的忠厚人。因爲有了老人家的照顧，大嫂他兩口子，不愁不焦，生活得還怪快活。

幾輩子傳下來的十幾畝田地，他們把它餵得（施肥）肥肥的。一切工作按時進行。每年的收穫，也總比別家的要好一點。雖然公事多，雜差重（都是指的各種捐稅），但他們平常是不吃鹽的。偶而有了稀罕客，才肯到鄰家借一瓢好麵（麥子麵）。所以雖說沒有多大積蓄，可也沒有扒窟窿（借債）。他們全家的心目中有一個美麗的遠景，總有一天會再置買幾畝莊田的！

他兩口子動不動就要吵嘴、謾罵，甚至打架，雖然爲了一點小事。大嫂的嘴生來不肯讓人，大哥也是个撒扭傢伙，因此親熱的時候，二人快樂，惱的時候，二人就成仇人了。這也好像他們的孩子害病一樣，成了家常便飯。

正是農忙的季节，大麥已經刈割到場裏了，小麥看起來也等不了幾天就熟了。大哥想趁這幾天的工夫要抽出一天到離他家二十來里的一個鎮上去趕會，好買些镰刀農具等物。

小伙子外出總喜歡換換衣服，他吃罷早飯的時候對大嫂說：『把我那一件小布衫拿出來。』

『這件還乾淨着呢，怎麼又換？』大嫂說。

『我今天要趕會去，你瞧瞧！這樣髒能穿嗎？趕快找！』說時用眼睛盯着大嫂，微有笑容，顯然是在撒嬌，並且又用手推她。

『去招親嗎？一定要換。我看不換一乾二淨，誰認的你？』說了就出去，她硬是不給大哥找。

『×你娘的，你往那裏去，我不能把腿給你打折嗎？』大哥惱了。

大嫂不知嘟囔的甚麼，硬着頭皮還是走，對於大哥的發怒，好像若無其事。

大哥有意追上去，但剛踏出門，又回去了，回到房內自己去找衣服換。他把那一堆破衣服翻開的時候，他發現那一件脫下幾天的小布衫還沒有洗。這怎麼辦呢？這是惟一僅有的衣服，想再換是不可能了。大哥頭上冒出了火花，眼昏了，氣得說不出話來。

大哥心中如鬱積着一個暴雷，要找着大嫂爆炸開才能出毒氣，才能得到勝利的平息。

大哥如老虎出籠一般，橫衝直撞在大門外咆哮，但總不見大嫂的影子。這時大家都在田裏照顧莊稼，村子裏真如霜打過一樣，那怕是一個頑童也是看不到的。盛怒得不到發洩，大哥格外火了，身子有如立即就要爆裂的模樣。

那知大嫂出去之後，悄悄的跑到五嬸家中去了。五嬸因眼睛壞了，雖然家中不富有，大忙天，但總是坐在家中，閉目靜思，有時哼哼小曲，消磨時間，這已成了慣例，全家的人認為是將看門的任務交給了她。

大哥是惱透了，什麼也顧不得想，只是在門外大罵大跳。各家的門都鎖着，他沒想起五嬸是大閘人，老在家中看門。

五嬸聽見外面天崩地裂的聲音，問大嫂這是弄啥的，大嫂只是心虛，還裝着不知道，若無其事。原來大嫂根本沒有對五嬸提起大哥要趕會的事。

『是他們在地裏回來了罷！』大嫂在撒謊。

『不，不像！好像是有人打架，咱出去看看吧！』說時就摸住拐棍站了起來。

『我去解解手，』（大小便爲解手）大嫂是沒屎推尿，故意迴避。

五嬸不等大嫂解罷手一同出去，自己拄着拐棍先摸索着出去了。剛出二門，她已辨識出來這是大哥的聲音，連忙折回頭來，『您大嫂！您大嫂！是他大哥呀，趕快回去瞧瞧吧！』

大嫂沒有回答，也許是沒有聽見五嬸的聲音。

五嬸三步合成兩步，到了大門口，『您大哥！啥事呀，他大嫂在這院！』

大哥沒有顧得給五嬸打話，早已闖進五嬸的院內，橫豎小院子沒有七十二個孔，任大嫂有升天入地之術也來不及了。大哥上去就是抓着頂瓜皮，拳打腳踢，把大嫂渾拖在地上，沒有一點反抗的能力了。

等五嬸摸回來的時候，大嫂已給吃足了。大哥偌大時候的運動，已感疲乏，自動的蹲在旁邊，呼吸加快一些，喘會氣，得意地說：『×娘，看誰中！』

大嫂挨打的時候，只顧應架，既不覺得疼，也沒想起哭。聽見五嬸回來的聲音，才覺得這場冤枉有發洩的時候，有說理的機會了。於是她哭了，她拉着長聲，有高有低，『我……的親……娘啊……啊……』兩手高高舉起，又從上一齊向下，一直打到腳脖子上，又高高舉起落了下來，有時還會照地上拍了幾下。好像一個音樂師發出抑揚頓挫的聲音與雙手的動作配合起來，正在台上指揮台下千萬人的大合唱一樣。

五嬸這才知道他兩口子是生氣了，拐棍在地上敲的嘯嘯響，『鶯兒羔子，大忙天不上地裏去，光教你氣人哩！』她想用拐棍照大哥身上狠狠的打下去，但她眼睛模糊，到底不大方便，所以大哥就趁這時候溜出去了。

大嫂這時全盤勝利，精神上若有寄託，聲音因而又放大了幾倍。

『怎回事呀！你們兩口？不哭吧！兩口子生氣是常有的，從前你五叔不也時常打我嗎？不哭吧！』

『五嬸給大嫂擦擦眼淚。大嫂真有本領，她會立即停止着不哭，不像有些人難受時，哽咽很長的時間還不能自止。』

她娘們倆低聲談起話來了，大嫂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說給五嬸聽。

『老天爺，您大嫂！怎該！這也是怨你太任性了，衣服沒洗，你給他說兩句好聽的，不就把他哄過去了嗎？男人家那個不好吃順氣丸？以後可別這樣傻了！』

五嬸又把大嫂安慰了一番，然後把她送回家中。

大哥出去之後，就坐在村邊的濃蔭下乘涼去了，他看見五嬸送大嫂回去，又看見大嫂送五嬸出來，五嬸回家了，大嫂也回家了。大哥遠遠的看見大嫂不哭了，心中想着：『反正我是打了她了，趁着沒有人，回去賠個不是也就算了，她還會生氣？』

大哥一陣高興，跑回家了，見了大嫂沒論分說，就是笑嘻嘻的親了個嘴，『別生氣了！』接着又是笑嘻嘻的。

大嫂呢？反而強硬起來，也許她覺得大哥已經軟化，她可以施施廣風了，上去就是一推，幾乎把大哥放倒，大嫂嘴一崑，沒有答腔。大哥又穩穩精神，笑個滿臉，上去摟着大嫂的腰，吻上她的臉，『還正氣呢，氣勁不小啊！』

好了，大嫂做夢也沒想到大哥會再惱了，又是狠狠的一推，破口大罵：『不用理我，沒良心的東西，爬您娘的X！』一個和平的局面，馬上佈滿了陰雲。大哥被推了幾下，並不生氣，他聽到她嘴中

『爬你娘……』於是他眼就變紅了，一個暴風雨的突變，立時向着大嫂襲擊！

大哥上去就是一腳，『媽的，不識抬舉的東西！』大嫂倒下了，一股硬勁立時變爲受人宰割的羔羊！

大哥每每惱怒的時候，會愈惱愈狠，因此這一次大嫂又是遍體受打。因爲沒有人撈架，直到大哥沒勁了才鬆手而去。

大哥出去了，大嫂又哭起來，和在五嬸家的姿態一模一樣，哼長聲，打腳脖。

就在這時候，鐵牛——大哥的三弟——回來了，一來是抱小狗回來吃奶，二來是提些水好叫地裏的人喝。

鐵牛見大嫂正表演拿手好戲，心中不由好笑，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不知道。

大嫂雖氣的不理鐵牛，但見小狗抱回來了，也就站起接過來餵他吃奶。

鐵牛取些冷開水走了。大嫂抱着小狗心裏想着還怪氣的慌！『人家不過給你玩玩，你就當真惱了，就這樣的打人家？』又想想往常不斷的挨這種冤枉打，一陣心酸，一串淚珠掉下來了。小狗正吃奶，沒法大聲哭，沒法雙手舞起打腳脖，只是心裏難受。

小狗吃着吃着睡着了，大嫂就把他放在床上。自己坐在床梆上，越想越難過，又不敢放聲哭，恐怕驚動小狗的睡眠。

暗泣了一陣，想來想去，沒有法子。忽然間她站起來，擦擦淚，朝着門外走去。

大哥雖出去了，却没有遠離，對大嫂的動靜，還時時的窺伺着。他見大嫂毫不猶疑的走向她娘家的路上去，他想她一定是去領人來出氣，這怎麼辦呢？大哥着了忙。

大哥小跑步趕上了大嫂，抓着頭髮，大聲的制裁着：「不准你動！」大哥鬆手時，一大束頭髮順手飄散開來。

鐵牛到地裏報了信，恰巧這時大嫂的公婆都回來了。公公見大哥正打大嫂，就趕忙上去打大哥。大哥見勢不好，飛快的跑了，跑到遠遠的池邊上蹲了下來，口中喘着氣，冒着白沫，曳長的說：「……你娘！」

婆婆呢？見了這個場面，表面上也是氣得什麼似的，心中却有些喜歡，嘴裏說着：「早就應該教訓教訓她，看把她慣成什麼樣子了！」她故意使這話傳進大嫂的耳中。

婆婆不理她，却自己回家了，公公也沒法去勸她，她哭着想着，沒人撈，沒人勸，看起來非達到目的——去娘家領人來出氣不可。

公公回家後取出水烟袋，到門外蹲在樹下咕嚕着，喊了大哥要教訓他一番。

向村頭看時不見了大嫂的影子。

大嫂一路走着滿是勁，憧憬着不久就要勝利，着實也有陣陣喜悅湧上心頭。快到她娘家村莊，大約還有一罍子地的光景，她於是放出了哭聲，沒有淚，音節拖長。村愈近，進村了，鼻涕淚痕，滿臉交流，偌大冤屈真是使她悲痛得不可開交。

首先與大嫂表同情的是小狗的外祖母。這個老太婆氣得直跺腳，簡直分不出東西南北，再也知道用什麼方法最直接最有效最能爲大嫂出氣！

『這還了得？值不值就打俺，這不是一回兩回了，不給他個樣子看看，以後不知更怎樣了！大妮！不用哭了，我去喊你爹去，找着東西兩院你兄弟叔侄，妯娌們大娘孀子，非去給他鬧個家神不安鍋盔亂動顫不可。』這老太婆說着就往外走，大嫂却哭得更兇了。

一人傳十人，立時全村的人都知道，在地裏做活的人也都在陸續回來了。可不得了，好幾個二倒毛（蠻橫不講理）小伙子磨拳擦掌立待出發。幾個半老不老的老婆子也你一嘴我一嘴大發議論。各個人都表示非給這個閩女出出氣不可。

『到那裏不論分說，先把老皂爺撕掉。』

『鍋給他砸了。』

『狠狠的每個人做他一頓。』

議論紛紜，各有各的戰略。

大嫂的爹知道這事以後，飛快的跑回家了。老頭子氣得鬍子吹大高，說這些人胡鬧，自己閩女挨打總是有錯。老婆與老頭成了仇人，吵得亂轟轟的，大嫂哭得死去活來，幾次要向牆上碰，都被人攔住了。老頭子號令不行，沒有辦法，乾吹鬍子。

這批人馬，浩浩蕩蕩，大嫂領先，如加神仙一樣的走得有勁。小伙子走到不久，老婆子們也蜂擁

而至了。好不緊張，大哥、公公、婆婆都挨上了，真是鬧得雞飛狗上牆。

村上的人老老小小，黑鴉鴉的站在門外院內看熱鬧。鄰人出來幾個平常管閒事離不了的人物，把這些天兵天將好說歹說，磕頭禮拜的分別接到別院的牛屋內堂屋中。命大嫂的東西兩院的妯娌們燒茶煮飯，又買些村中所公認的好洋烟捲招待他們。

大嫂提兵吊將目的已達，自然十分得意，坐在自己屋中，沈氣，靜默。那些來出氣的天使，吃罷飯以後勝利的走了。

大哥大嫂晚上又睡在一處了。

.....

次日早上，他倆的臉上都消失了昨日的陰影，小兩口還怪喜歡。早飯剛畢，大嫂就到西院她大娘家，把民强哥的衣服借來給大哥穿。大哥高興地趕會去了，大嫂收拾着衣服往河裏洗去。

小狗的奶奶，指桑罵槐，絮聒不已。

殺嬰者

吳廣

我給寢室外急驟的人聲吵醒了，房門敲得怪響：

『陳大夫！陳大夫！』值夜的女護士在尖聲喊着。

『陳大夫，有一個重傷病人，非常危險，請您起來看看……』這是一個陌生的男人的聲音。我本來不是值班的醫生，甜夢正濃就給他們吵醒了，自然十分不高興，但沉重的責任心驅使我不能不起來，於是：

『來了，在外面準備施手術吧！』我匆匆忙忙穿上衣服，把門開了，房門外站了一個穿制服的警官，倒把我弄呆了。那警官帶歉意地說：

『對不起您，打擾您了！這也是公事，一個很年輕的女人在旅館裏自殺了，把自己才生下來的孩子也殺死了。她是用剪刀抹脖子自殺的。』

我聽見他說，就知道出了事了，也沒有再追問下去，馬上跑到外科診室去。門口已經圍了許多閒人；我擠進去，在病床上躺着一個用整幅被單蒙頭蓋腳的人。護士長密斯朱和其他兩個女護士都帶着

慘不忍睹的樣子在一傍發呆。她們一見我就驚訝嘆惜地告訴我：

『真可怕，真可憐……陳大夫，你看看血流得太多了，怕危險吧……那傷口正在喉頭附近，嚇人得很呢……』

我顧不及和她們多說話，很嚴肅地向她們下了三道命令：

『把房門外的人請去；快準備手術用具，再準備輸血的手術！』

當我揭開那血污的被單來診查時，把我也嚇呆了，因為我很少看見傷得這樣慘的病人。她整個臉都塗了血迹，自下巴以下到乳部以上，都是凝結的和濕粘粘的血水。她胸口衣服都撕碎了，兩手緊緊的握成拳頭。我聽聽她的心臟，尚在跳動。檢查其他情況，似乎都尚良好。頸部的傷口有一吋多長，似乎用剪刀攪了幾下，傷口皮肉都割破了。

我足足忙了兩個鐘頭，把血止了，傷口也縫好了。並把她另外抬到單人病房中，指派護士加意看護。這時那位王警官尚在候診室等候。我把情形告訴他，他搔搔頭說：

『陳大夫，這個病人還是個犯殺人罪的，我還要馬上回警局報告去。』

『她殺死她的嬰兒？』

『咳，可不是，這女人真是心毒手辣。』於是警官向我講了一段故事：『這個年輕女人姓周，叫珍，她昨天抱着一個出世不到十幾天的小嬰孩，到大華旅館開房間。看她行動十分可疑，又付不出房錢，於是茶房暗中通知我們警所了。恰好晚上我帶了人去查房間，查到她的房間，房門叫不開，我起

了疑心，叫茶房把門攔開進去。噫呀，那才慘呢！地下丟了一個血淋淋的死嬰孩，肚子插了一把剪刀。周珍這女人倒在床邊，還在抽動着，大概才動手不久。我一看，出了人命案子啦，忙就先把她抬到貴院來治，至於那間房間我也命令人上鎖看守，明天法院還要派人來驗屍呢。」

從警官口中所得的消息，大概不外上述那一點點。我忙到午夜三時，還沒辦法睡覺，因為周珍失血太多了，要輸血，並且要馬上輸血。偏偏檢查她的血型是A型的，半夜三更那裏去找A型輸血的呢？至於醫院的人裏面自然也有，我自己就是A型，可是誰高興給毫不相識的殺孩子的女人輸血？而且醫院裏事務人員已經再三說，這個病人進院沒付住院費，照理不能收，將來向誰要錢還成問題呢。我自然明白這些問題。但做醫生的決不能眼看病人死在病床上不救，而且要救也決不能討價還價，坐待危機到來。我毅然向護士長說：

「密斯朱！抽我的血吧，先輸四十四西！」

「你的血？」密斯朱瞪着她那明晃晃大眼睛說，「陳大夫？……」

「是的，四十四西：遲了恐怕病人的身體要發生嚴重的危險！」

密斯朱那裏肯相信？她說：

「陳大夫，你怎麼能呢，你怎能抽四十四西給她呢？」

「爲什麼不可以？除了我，再也沒辦法抽到A型血了！」

自然，言外之意，失護士長覺得我太莫明其妙了；爲什麼把寶貴的血液輸給素不相識的女人，尤

其是這來路不明，犯了殺嬰罪的女人？

我表明我絲毫也沒有神經失常，我很簡單地向她說：

『我的責任，我不能違反我行醫的良心，小姐，你動手吧！』

二十分鐘後，我看着她把我的鮮紅的血輸到那殺嬰的女人血管去了。

我在早晨五時十分才回寢室去休息。

二

早上大約九時左右，醫院會客室裏已經擠滿了貴賓：法院檢察官，警局刑事警長和一大批新聞記者。我給他們包圍了，東問西問，彷彿我是殺人的同謀者似的。後來我堅決主張等病人脫離險狀，再來偵詢。

這一批人走後，一個派頭十足的大商人，坐自用三輪包車來了。他說他姓劉，公和錢莊協理，也就是周珍的丈夫。我出去接談時，這位劉協理顯得脾氣很大，很不耐煩的，遞了一個卡片後就說：

『她是誰送到貴院來的？』

『警局王警官送來的。』

『這毒心腸女人，……我要聲明在先，她以前是我的小女人，可是現在她犯了殺人罪，我是一概不負責的，我一概……』

『這些話請你向法院講，我是外科醫生，我只知醫治受傷的人！』

「你是醫生，不錯，……可是這淫婦……這個壞女人，居然殺死她親生的孩子，您想，她還是人嗎？還值得貴大醫生來救嗎？」

「那是法院的事，我是管醫治病人，至於她爲什麼犯罪，當然有她的動機，不干我事，請你免開尊口！我恕不奉陪。」於是我轉身走了。

劉協理氣憤憤的又向醫院表明他不負責一切住院費用；他就跑了。

我覺得這中間必然有一段可怕的糾紛存在。就看周珍那種嬌小身材和一張很正派的面孔，忽然狠心殺嬰而後自殺；看這位劉協理那種銅臭氣派以及對待周珍的無情，就可以猜測出她的凄苦身世的一般了。

自然，現在事實未明，醫院裏的人們都議論紛紛，大概同情她的人極少，一般都覺得她太毒辣，又覺得她奇怪而已。

周珍的傷口，出乎意外很順利地渡過危險期。我覺得盤尼西林的功效之偉大。但是她雖然已經很頑強的又活了，她的苦難却依然方興未艾，死死纏着她呢！

首先，因爲她出不起錢，醫院當局把她搬到最壞的三等女病房去住。雖然警局已經聲明她的住院費由公家代墊，醫院也覺得靠不住。

其次，因爲她漸漸復原了，她以前的苦惱又重新來煎熬她了。她躺在病床上，除了和病魔奮鬥之外，而且要和她心裏的苦痛和絕望鬥爭。

我每天按時去看她。因為她傷口的關係，只能仰睡不動。每次我在她病床邊替她看病，她都有一種凝神的，深遠而神秘的目光看着我。她的面色已經蒼白得怕人，瘦得怕人，只有她那雙大眼睛，還顯得出她的生命力量在活躍着，在頑強地要求什麼似地活躍着。起先我沒有注意她的神秘而深邃的眼光；可是五天以後，每當我診視已畢，離開她病床之時，我總覺得我背後有一雙凝視的目光在遠遠送我——那樣的陰鬱，那樣的奧秘，那樣刺動人的心腔，我每每有點悸動，不大敢和她的目光接觸。

法院每天來問她病況，檢察官準備要進行偵詢。我恐怕她的病體支持不了，因此總特別的加重說——她傷口還沒好，如果因受審而過度激動，會發生危險的。因此她一直在醫院的病房裏住了半個月。

半個月來，我除了一天三次檢查病房，在她床前逗留十幾分鐘，作必要的診檢治療的問話外，從來沒有向她多說過一句話。在我這方面，我雖想多曉得她一點身世，藉以滿足我的好奇心。但我向來不好追問別人私事，因此緘口不言。至於周珍呢，她自受傷後，幾乎一直保持沉默。一方面因為喉部受傷，所以不便說話，一方面她也故意保持沉默，不願多談。許多訪問記者都因為她如此沉默寡言，連連碰壁，敗興而返。他們所知道的不過是些傳聞的，誇張的，造謠的新聞，而大半又都是由她那位劉協理自己宣傳出去的。劉協理宣傳周珍是一個無恥的女人，看上他的錢，願意做他的第三姨太太，後來因為和別人私通，被劉某發覺，教訓了她一頓，她就羞憤自殺。最妙的是說那孩子是她的私生子，因為怕丟臉，也下了毒手云云。

這些謠言都能深深打入漠不關心的人們的耳朵中。因此甚至連她病房裏的護士小姐和女僕，都對她冷淡起來。她在病房裏，躺在角落邊，無人理睬，人類的冷酷，是比冰雪還厲害的。因此我心中非常替她不平，我的理由是——即使她是犯死罪的人，在事實真相未明之前，以她的病人身份，也不該對她冷淡無禮。我那時年少氣盛，不免和同事護士小姐之間發生衝突，於是我彷彿也成了她的同黨，唯一同情者，背後連我也熱諷冷嘲起來。

住院將近二十四五天，她只是孤零零，孤寂如死的躺着；除了每天我去檢查病房時，她才似乎略露喜容。此外她臉上始終是陰森森的。

我的態度言行，多受院中各同事的批評。這自然是因為同情周珍之故。其實我那時說不上什麼同情，我只願意站在醫生的立場，以公平的態度對待周珍。然而這在別人看來，總覺得太奇怪，太不易了解了。

三

八月十日，檢察官決定親自來醫院先作初步偵訊。下面就是偵訊的記錄。當時除了檢察官，書記和法警之外，因為我是醫生，特許在旁列席，恐怕萬一周珍發生危險之故。

周珍那天由護士抬到一間小病房中，床放在當中，她倚枕坐着。檢察官坐在辦公桌正中，書記在旁記錄：

『你是周珍嗎？』

『是！』

『什麼地方人？』

『湖南衡陽。』

『多大年紀？』

『二十四歲。』

『你家裏有什麼人？』

『媽媽！』周珍眼光黯澹了，她低下頭。

『還有什麼人？』

『沒有了。』

『什麼親戚也沒有嗎？』

『沒有……衡陽失守那一年，哥哥全家和別的幾個親戚都死光了……他們失蹤了。』

『你讀過書嗎？』

『讀過高中的。』

『什麼學校？』

『秀山女中。』

『你什麼時候和劉青山（即劉協理）認識的？』

『衡陽快淪陷了，我和媽媽在湘桂路上認識的。』

『怎樣認識的？』

『我們在車站等火車，買不到票，劉青山有多餘的票，他願意分我們兩張，就一同上火車了！』

『哦，劉青山送你們到桂林去的。那麼什麼時候結婚的？』

『我們並沒有結婚！』

當時在場的人馬上都呆住了。檢察官玩弄着手上的裁紙刀說：

『周珍！你要說實話，不可兒戲，你的話都要記錄下來的。』

『我說的是真話！我沒和任何人結過婚，我是被他強迫同居的！』

『強迫同居？你把真相說得明白一點。』

『是的，我恨他，我一年來想盡方法要脫離他，……我想殺死……他……』

周珍突然興奮激動起來，她要下床，我馬上走過去，輕輕地嚴肅地帶有命令的口吻向她說：

『請你安靜一些，不要太興奮了！』

我的話果然收效，她凝視我一眼，慢慢的坐下去。

『你繼續說下去吧！』檢查官又催周珍。

『他把我母親騙得死心塌地的，以爲他是天下第一好人，以爲他是救苦救難的神仙……其實他是人面獸心的狗，正是我們的災星……』

『你說得簡單扼要一點。』

『他簡直不是個人；他把我們騙到柳州，又騙到貴陽去，母親因爲身體不好，病在旅館裏，他就故意買好，每天替媽媽請醫生啦，做吃的啦，騙她老人家，後來他就要求我和他結婚。可是我早曉得他家裏有太太的，我不肯，我指明他的壞心眼……』

『他的太太就是現在的大太太？』

『我那時只曉得他有大太太，那裏知道，他已經有了兩個姨太太了！』

『後來呢？』

『媽媽起先也不答應，他又花言巧語說是已經和他原配離婚了，他弄了一張假的離婚證明書，就把媽媽騙信了。我仍然不肯，我本來就恨他那種奸詐和虛偽，我死也不肯和他結婚。於是他出了毒手段，假意不提這件事了；他依然用手段騙着媽媽，和我親近，我小心防着他。有一次我感到再住下去，恐怕脫身不了，因爲我們生活費都靠他接濟，所以決意和媽媽到重慶去。我想獨立生活來养活自己。這壞蛋假意要幫忙，那天給我們買汽車票，又請我們吃飯餞行。我一時大意，以爲他真送行了。那裏知道，那天就一錯再錯，吃了他的大虧！……』

『他怎樣叫你吃虧的？』

『我喝醉了酒，被他扶到他房間去了——』

『後來你們就同居了？』

『沒有，我第二天悲憤痛心得要想自殺，媽媽哭喊着抱着我死不成。我就和媽媽逃走似的向重慶跑。這個魔鬼有的是錢，他又跟到重慶，硬把媽媽接到他租好的屋子住。他把屋子佈置得很好，媽媽埋怨我不知好人心。』

『在重慶你和他住了多久？』

『我和媽媽住在一起，他在重慶，昆明，貴陽都有生意，常常來往跑，並不常在重慶。』

『那麼你和他沒有住在一起很久？』

『有很短的一個時期……過後勝利了，他就強把我們搬到此地。』

『和他太太們住在一起嗎？』

『不！她們各住各的，我和媽媽住在一起！』

『這個小嬰孩在什麼時候才生的？』

『媽媽死了一個月生的。』

『你媽媽是什麼病死的？』

『害傷寒病死的！』

『你媽媽死後你怎樣呢？』

『我失去了依賴，我失去了一切；我想我也該走了，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意思呢。我想了好多死法，可是我沒拿定主意。』

『那時你的丈夫呢，劉協理對你怎樣？』

『他雖然把我圈在他籠子裏，可是我沒屈服過；他有點後悔在我身上花冤枉錢。我始終沒給他好臉看。後來，他曉得我懷孕了，他高興極了，他不再虐待我，……』

『他常虐待你嗎？怎樣虐待？』

『他一發脾氣就狠狠打我，用棍子打；還關我黑房子裏；不給我飯吃！……』

『後來你有了孩子，他就對你好了？』

『他幾個女人都沒有生孩子。知道我有孕，馬上請了女傭人，還逼我去醫院裏檢查，逼我吃補品，多吃好的，不許我勞動……』

『他很愛他的未來的孩子嗎？』

『可不是，他簡直想孩子想瘋了，我心裏很痛苦，我恨極了這個孽根，我恨極了他的一切東西，我偏不聽他的話。我故意亂跑亂走，不吃補品，故意亂來，希望把孩子打下來，好氣氣他。他知道我的計劃，防得更嚴了，把他太太接去，又多請了一個傭人，死死監視着我。』

『後來呢？』

『我成了他的囚犯，一點自由也沒有。我心裏就苦苦想主意報這個血仇。我那時活在世上，沒有

別的念頭，只希望報仇雪恨。」

『你準備怎樣報仇？』

『我想，吵吵罵罵是沒用的；一刀把他殺死，也太便宜他了；我下了狠心，給他一個毒手。我主意打定，就不再鬧了，我安心的舒服等孩子出世。吃呀，喝呀，玩呀，我這樣改變，他高興得要命，奉承我，小心的維護保養我，我知道他並不是愛我，是爲他的孩子着想，我暗暗高興起來。樂得在脫離人世之前，好好享受一下！』

『你什麼時候臨產的？』

『十二號晚上，就開始陣痛了。』

『沒到產科醫院去？』

『他怕我使壞，不肯送去，他請了一個產科醫生，一個護士，他自己又天天在房裏房外守着。後來就生下一個男孩子來。』

『生下的嬰孩跟你睡嗎？』

『起先他叫護士把嬰孩另外放在小床上睡，孩子怕冷，又不吃牛奶；我的奶第二天就有了，所以又睡在一起。他晝夜的派女傭人看着。』

『你什麼時候起意要殺嬰孩？』

『我很快就打主意報仇。這報仇主意就是殺死他的命根子，然後再自殺。他防備我很嚴，我就裝

出十分愛這孩子的模樣，使他不疑。過了五天，他就相信我真的喜歡他的孩子，防備不十分嚴了。」

『後來你怎樣逃跑到大華旅館去的？』

『那一天，孩子生下九天了，我就和那護士說，我想到醫院去檢查檢查好不好？她說可以叫醫生來檢查。於是她走了。我又把老媽子騙去買桂圓，就溜出大街上，我不曉得向那裏去，忽然想到剛來時住過的旅館，就叫洋車拉到大華旅館去。開了一間房間，把門關上。』

『他們沒找你嗎？』

『找的，他們派了許多人，又報警局找我。我曉得的，如果不下手，他們找到我，就什麼仇也報不成了！』

『你怎能够下手殺死自己生的孩子！』

『我那時恨他恨瘋了，我恨他，也恨這剛生下來的小東西，我一看見這小東西也長着他那付老鼠小眼睛，我就瘋狂了。我起先想用手又死他，可是手勁太軟弱了，我把小東西弄得號哭起來了……我就向茶房借一把剪刀，說是裁衣服。剪刀到了手，我又手軟了。我看着這個活生生小東西，簡直沒辦法下手。後來，我聽到門外有人偷看我，又聽見查房間的來回走；我怕起來，我又恨起那個魔王，我就把電燈熄了，用剪刀向孩子肚皮上一插，我不曉得怎樣，左手也抓着那小東西的脖頸兒，他沒哭出聲來，死了……』

『你馬上又自殺嗎？』

『沒有！我開了燈，我看見小東西肚皮上流出鮮血，我駭怕得恐怖極了，我馬上要衝出房門去，但是房外人聲很亂，我又不肯衝出去，我呆住了。』

『你就用那把剪刀自殺嗎？』

『我看見床上的孩子就嚇瘋了，我聽見門外人聲，更加害怕，我打算跳窗子，但忽然發現我右手那把血淋淋的剪刀，於是我就用剪子自殺了。』

『你剪刀馬上插入脖頸上，沒有退縮嗎？』

『我起先疼得要叫，我又用力把剪刀拔出來，但是以後就暈倒了。』

經過檢察官多次審訊之後，認為她犯了傷害罪，提出起訴書。

在法院公審時，轟動一時，大家都爭看殺嬰女犯周珍。

最後宣判是十五年徒刑，於是周珍便葬身於監獄裏了。

四

在她入獄後一個月左右，這件轟動一時的殺嬰案和那美麗的女犯人，都已在人們腦中沖淡了。我接到她由監獄寄來一封短信：

『陳大夫：我過了許多次庭，我始終看見你在證人席上坐着，以你深博偉大同情眼光注視着我。我知道，你如果是法官，你一定要判我無罪的，自然你明白我犯罪的原因。我原以為一剪刀便可脫離

苦海了，殊不知你又把我從死神手裏搶回來，你不但救了我的生命，而且救了我的靈魂。我現在躺在女監囚床上，正如往日躺在你的病院床上一樣，我用眼注視你，我用眼接你來，再送你走；我心在活生生的要永久活下去！

『我不願意囉囉嗦嗦，我只向您最懇切的要求一件事，我想你一定能够慨然應允了。我無論如何是這樣要求的：』

『請你贈給我一張照片，照片上要您簽一個名字。以後每逢我入院那天，請你寄一封信給我——不一定寫字，自然寫字也好！您答應嗎？』

女監貞字七號周珍敬書

這是一封用鉛筆寫的信，字跡娟秀。我收到之後，會爲之不安者累日。但終於把一幀放大的照片給她了。而且一直到現在，每逢她入院那天，我就寄一封信給她，信封中一張白信箋，簽上我的名字。我已經寄出七封信了，再有八封信，她也該出獄了吧？

創 痕 心 波

當我十三歲的那年，小學畢業，開始踏進一所女子中學。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離鄉背井，負笈數百里外。因為人地生疏，言語隔閡，所以常常流着思家之淚。又加學校規則太嚴，一舉一動，都有先生監視。偶一不慎，便有扣分記過的危險，終日神經緊張，如犯人一般隨時提防着將被判決。

同班四十餘人，個個都是陌生的，我胆小面嫩，見人不敢開口，除非別人來問我，才鼓勇作答。緊坐在我後面的一位同學，言語和我的方言相差不多，年齡看去比我要大十歲。我們以後就稱她大姊。她終日埋頭書案，很少和別人交談。每晨我到教室時，她總是在那裏高聲朗誦國文。聲音宏亮，調子拖得很長，別人都竊笑她，她也不以為意。有時先生上課發問，問到她時，她便侃侃而對。問到我時，我便從耳根紅起，直到面部頸部。同時心跳得好像要從喉頭躍出來，勉強低頭回答了問題，連忙坐了，心還得跳個五分鐘。

半年過去，同學漸漸熟識了，我的胆量，也小有進步。可是稚氣未除，常常要和同學爭論。這位大姊，不久就做了我們的級長。他非常負責任，對先生有禮貌，用功，守規則，校長舍監都很歡喜她。同學有時調皮，和先生胡鬧，諸如要求免考，拖延功課，要求範圍等等，大姊總是用正義來責備，或加以反對和教訓，因此同學多怕她恨她。我們送她一個雅號叫『王陽明』，因為她常常說些道

學的話。還有一部分人恨她，叫她『偽君子』。更有的罵她是先生的『走狗』。

五年的天真淘氣的生活匆匆過去了，大家畢了業，升學的升學，服務的服務，結婚的結婚。大姊呢，從此轉入社會，她歷任中小學校的教職二十餘年，足跡遍於東南西南諸省，也會到過北方和外國，她的聲譽是很好的，同學師長都看重她。她有男性的剛強正直，刻苦耐勞，負責勇敢各種優點；而沒有女性那種姍姍作態，鈎心鬥角的弱點。只是涵養功夫稍爲欠缺一些，精細周密忍耐不及普通女子，否則她應該是女界中的大偉人了。

她自幼失父，母親到四十幾歲才生她，所以等她長成時，母親年已老了。老人總不免於世俗之見，『女大當嫁』，似乎是天經地義。而我們的大姊則最恨別人提起她的婚姻問題，一說便要大發議論，弄得不歡而散。雖然鄉下也曾經有好幾次媒人來替她說親，但是她都堅決拒絕了。她的母親和兄嫂，誰也不敢硬作主張。她從此打起獨身主義的招牌，別人只有敬而畏之，從不敢和她開玩笑的。

記得當她還在讀書的時候，她有一位親戚，也在同地進學校，他時常來校訪問大姊，可是他們既是親戚，誰也不會想到其他。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位親戚，很有意於大姊，彼時他雖從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了一門親事，可是那位小姐是目不識丁的，他心中非常不滿，只是沒有這股勇氣向父母提出解約。大姊大約知道他的心事，恐怕將來問題爆發要弄到自己頭上來麻煩，所以每次這位親戚來訪時，她總是責以大義，苦口婆心的勸他不可違背父母之命，不該使對方難堪，尤其在鄉下，女子被人退婚，是奇恥大辱，不但一生受人恥笑，恐怕還要弄出人命官司……諸如此類，真是義正辭嚴，嚇

得那位親戚不敢再作妄想，終於聽了她的話，乖乖地和那位鄉下小姐結了婚。當然，這位小姐後來知道了大姊的功勞，中心十分感激，一直視爲恩人。不過當那位親戚有時感到婚姻不滿意時，便要向大姊抱怨一句：『總是你鑄成的大錯！』大姊也不過一笑置之而已。

時光似飛的過去，轉瞬已十年了，我對於大姊的消息雖不完全斷絕，但也不十分清楚。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遇到一位老同學，她告訴我大姊現在變了。我問她如何變法？她說：『她向來是不愛打扮的，看見我們塗脂抹粉，講究衣服，她是要笑的，說我們甘心做男子的玩物。可是我看她現在也愛打扮起來了。搽雪花膏，抹生髮油，最近還做了幾件新衣服，並且在那裏問人長短大小，好看不好看，諸如此類，不是變了嗎？』我說：『愛美是人之常情，也許從前她忙着求學，後來忙着做事，沒有空閒修飾外表。現在事情稍閒，經濟稍寬，再加這『只敬衣衫不敬人』的社會，一個在場面上走走的人，如果不修邊幅，就要被人輕視，她世故既深，當然不會不知道的。』她說：『不然，這其中一定另有道理！』我心中很不謂然，但也不願和她爭辯，只好笑着說：『那麼你去打聽打聽吧。』

幾個月後，一個炎熱的夏晚，我的學校正在大考。忽然大姊和另一位同學來看我了。我們分別了多年，這意外的會合，是多麼令人興奮哪！我們挽着手在校園的河邊散步；又在傍河的松蔭下坐談。在夜色蒼茫中，我看大姊好像年輕了幾歲，頭髮光光的，面施薄薄的粉，身上衣服也不像從前那麼長大，足上也穿了平日不大穿的半高跟皮鞋。我心中有點異樣的感覺，陡然想到上次那位同學對我說的話。然而我仍不肯相信，因而自己解釋道：『這是因爲出來作客呀。』我們談得十分暢快，從天上

到地上，從中國到外國，全是茫無邊際的議論。夜漸漸深了，風吹到身上，稍微有些涼意，我請她們二位到我屋中去睡，大姊說她們已開好旅館，就要回去的。我留她們再坐一會，她急着要走。忽然同來的一位同學道：『我們今天特地來看她，怎麼談了半天，還沒言歸正傳就走呢？』我聽了「特地」兩字已經奇怪，再加「言歸正傳」更把我呆住了。我說：『那麼你們有什麼事嗎？爲什麼不說呢？』大姊忙岔嘴道：『別聽她胡說，那有什麼事，看看你罷了。』我心中疑惑，一定要那位同學告訴我，大姊連連阻止，可是擋不住她的口。

我知道了：有人在追求大姊，她心動了。但是她決不定如何應付對方，因爲他家庭是有問題的。要非驢非馬的結合吧，她決不願意的。她是個性高強，自命不凡的女子。要破壞人家家庭吧，於心何忍？要斬斷情絲吧，勇氣不够。她已陷入苦悶之中！可是口裏還在唱高調，說人家儘管苦追，她是絕不動心的。那位同學問我的意見，我說別人很難參加意見，但是無論接受與拒絕，都要有很大的勇氣，只看大姊的勇氣如何。大姊當然說已經拒絕過了，但我看她的語氣，似乎不太堅決。我孩子氣未除，這時未免和她取笑幾句，當夜十點多鐘，她們就告辭了。從此我心中常常替大姊納悶，可是知道這件事的，還只有三五個朋友。

不幸得很，大姊於這年秋季，生了大病，住在醫院中兩個多月。我其時正在外省，一切都是別的朋友後來告訴我的。當大姊開始入院時，朋友們很擔心，常常去探望照應。那位追求她的仁兄，當然也不能例外。後來他的踪跡漸漸疏了，甚至幾天不去探望一次，同學們開始懷疑了。有時打電話去

請他，他來不到五分鐘，便託詞去了。當大姊熱度最高的時候，她原不知人事，後來漸漸退了熱，已能認識旁邊的人。她常常用疲乏的目光，探視病室四週，似乎在尋找一樣東西，又常常用沒有聲音的嘴唇，動幾動，似乎要說出一句話來。朋友們彼此都會意後，便有人說：『我去打電話！』等她回來時，却帶着一付氣憤的神情。別人問她：『怎麼啦？』她噉着嘴道：『還不是那套鬼話？開會呀，辦公呀，忙得不亦樂乎！』彼此目光相接之後，每個人心中不約而同地想到兩個字：『奇怪！』

R和S是照應大姊的病最有功勞的朋友，而S尤其是大姊的惟一知己。她倆在病房中乘着病人熟睡或不知人事時，常常竊竊私議這件事情。S說：『我早說那位仁兄是靠不住的，因為我知道他過去在事業方面的劣蹟。也會勸過大姊，此人不可深信，大姊被他迷住了，總覺得他是當今最理想的男子，最標準的丈夫，我實在想不出他有什麼好處！』R說：『真想不到像大姊這樣的人，居然也會墮入情網，而被此君纏住了。但是他現在態度改變，若被大姊知道，對於她的病是不利的，我們還得守住秘密才行。』『這當然囉，莫說現在，就是病好之後，還需要很久將息的時間哩！』

大姊出院了，但身體還沒全好。醫生本不讓她出院，可是大姊天天和醫生吵，非出院不可。她的脾氣很大，意志很堅強，連醫生也怕她，只好答應她出去休養，但說至少還要躺一個月才許起床，這責任朋友們代她承認下來了。之後，K還來看過她二三次，但屬敷衍性質，明眼人都知道的，然而大姊自己却不知道。每次相見後，對於她的精神上總似乎激起了許多浪潮。朋友們背地禱祝道：『希望他不要再來吧！』

大姊自從病後，體重大減，消瘦憔悴，迥非往日雄糾糾氣昂昂的模樣。這時我遠在海濱，見到朋友的信這樣說，心中非常難過，就寫信給大姊要她到我這裏來。她起初不肯，經我再三誠懇促駕，朋友們也從旁敦勸，終於她來了。我們相見非常快樂，生活在一起，約有半年多。這時她和K還不斷地通着信。我便乘機追問她的經過，她不肯詳細告我，只是滿口稱道那位先生如何的有學問道德，廉潔公正，精明能幹，並且如何用功，每天讀書寫字，對朋友又如何真誠熱心。總而言之，天下之美，幾乎集於一身，我很以不識荊州爲憾，總希望有一天會見着他。在一個黃昏，由於我的要求，大姊從她衣箱中很鄭重地將K的一張半身一尺大的照相給我看了。我看相貌並不見得如何堂皇，但是『人不可以貌相』，也許他的內在美正多着呢！我很想看看他們彼此的信札，但是我不敢啓齒，因爲大姊的脾氣我是知道的，雖然當我有時和她開玩笑時，她從沒生過真氣，我覺得她現在的脾氣已經好得多了。

一天，大姊忽然給我看一張訃告，我起初不以爲意，後來仔細一看，原來K先生在抱鼓盆之痛了。另外還附了一份亡室某某女士行述，敘得那位夫人有如天仙下凡，同時又是女中聖賢。他們伉儷感情之篤，簡直無以形容。而自她死後，他的悲悼，也決非潘岳元稹的詩文所能描寫的。我沒有閒情逸致去擊節欣賞那篇大作，我只下意識地想到大姊身上，『此後她的煩悶該可以打消了吧！』我痴心地等待好消息，一週一週過去，總是令我失望。我不能耐，寫信去問朋友，她們也莫明其妙。

不久，我恰巧有事回鄉，便往訪R和S，談起這事，大家都在悶葫蘆中。一天，我和R借着一個題目去訪K。我是初次見他，R則已相當熟了。我們的用意，當然是察言觀色。誰知相見之後，竟大

大使我們失望。他那副尷尬面孔，真令人啼笑皆非。我們告辭之後，私相議論，莫不抽了一口冷氣。我回海濱之後，沒向大姊提起，只見她終日懨懨，似乎有着心事。我不平，我憤慨，然而不敢出口。有一天，大姊出去了。我心中實在難過，一定要知道她的底蘊，便悄悄地溜進她的房裏，偷看K的最近一封信。這是我生平的一件虧心事，然而實在由於對朋友的心太熱了，料想上帝也會原諒我的吧？我看過信之後，完全明白了。因為他說，『我不久預備出國，別的事一概不談。』哦！原來如此！

半月以後，大姊天天說要回去。我苦苦相留，終於阻止不住。最後我扣留她的行李，她答應一個月便轉來。那知回去不久，別的朋友來信說，大姊到了兩天，便生了急性胃潰瘍。現在臥病在床，消瘦可憐。哦！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她一到之後，便和K會面的，不知什麼刺激，使她患了這場大病。我恨極了，不禁要詛咒那惡魔！總算天相吉人，她的病漸漸好轉，然而身體精神，從此都衰弱了。我再三勸她回到我處來，她堅決拒絕，一個人悄悄地回到鄉下去養病了。她就此銷聲匿跡，隱居遁世，以終餘年了吧！

不幸抗日戰起，大姊的家鄉淪陷了，財產也損失了。她隨着親友，輾轉流亡到西南。我其時也在內地，因此又獲重逢。各人飽經滄桑，相對不免歎歎，而大姊的精神似乎尤其頹唐。雖然因為生活的關係，她不得不重執教鞭，可是居常以為這是苦事。偶爾談到各人的生活，她總隱隱稱羨R S L之流有家庭的樂趣，丈夫的幫助，同時感到自己的落寞淒涼，似乎有無限深憂。後來我和她各為衣食奔走，又睽隔了幾年。一次，她忽然來信說要到峨嵋山去出家了。我驚奇之至，連忙寫信去勸阻，詳告

以利害關係，幸而她沒有真去。後來我才知道，她又受了某種刺激。可憐一顆純潔無瑕的心，怎禁得住無情的魔力一再猛烈地刺戳呢？

我會見S，問起關於K出國的情形。她道：「他何曾出國！並且早已和別人結婚了。」我們再推論到當年他那瘋狂追求大姊的情形，究竟有何作用；同時又談到大姊和他還有經濟合作的關係，現在大姊生活艱苦，他不該沒有交代等等。S又憤慨地說：「這都是我們旁邊人的多事，這些年來，大姊從沒有半句話抱怨過他。」

勝利復員了，大家歡天喜地回到故鄉，而大姊是暗自神傷的，河山依舊，人事全非，怎能不引起許多牢愁呢？她身體太壞，不能工作了，只好仍舊回到劫後的家園，將頹垣敗壁修理一番，作為退休養老之所。幸而還有祖遺薄產，衣食差可無虞。一星期前，S來信告我：「大姊的地皮，已由K代為出售了，可是款子至今沒交出來。我昨天看見他，心中憤怒非凡，恨不得請他吃兩記耳光！」我默默地望着那張信，腦海裏掀起了無窮的波瀾：彷彿看見大姊在鄉下一間簡陋的屋子裏，躺在一張半舊的藤榻上，手裏拿着一本半開半合的書，面色深沉，似睡非睡地回憶着過去的創痕！

黃老太太

筱蘊

黃老太太一個人坐在屋裏，氣得發呆。她覺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沒處可訴說。要是小兒子貴祿不死，那就好了，他總可以說句公道話。如果女兒阿淑，不嫁得老遠的，現在也可以和我談談。可是現在除了自己坐着發呆以外，能對誰說呢？老太太還有個大兒子——貴祥——可是俗語說得好：『娶一房媳婦，賣一個兒子。』自從貴祥結婚以後，母子之間像有了隔閡。老太太覺得貴祥處處順從媳婦夢蘭的意思，尤其是在她和夢蘭意見不同，有所爭執的時候，貴祥總是幫着夢蘭說話，使夢蘭勝利地冷笑着，而她自己却氣得坐在屋裏發呆。

巧
婦

計算起來，黃老太太到南京來已半年多了。過去她一直是住在原籍鄉下的。丈夫黃先生在世的時候，曾走過幾年官運，宦遊南北幾省，可是她却不得不留在家中侍候公婆，不能和丈夫同行。貴祿五歲的那年，公婆相繼而亡，她正想着可以出去見見世面，又因國內各處的戰事，黃先生不能出外做官，只得閑居鄉里。雖然是閑居，黃家在鄉間總還有着相當的體面，日子也過得輕閑、舒適。誰知好景不常，黃老太太的丈夫因為飲酒過度，咯血病復發去世了。這樣她只好領着兩兒一女，守着丈夫留下來的一所房子，幾畝田地過活。日子在凄苦中過去了，三個子女漸漸長大成人，貴祥送到省城姑母

家住着讀書。女兒阿淑十八歲的那年就由姨母做媒，嫁給一個商人，兩年後隨那個商人到北方去了。小兒子貴祿，一直都沒有離開過她，却在十七歲那年的秋天，患傷寒病死了。黃老太太為這傷心到了極點，幾個月都瘋瘋癲癲的，後來還是接到貴祥由重慶來信，說已經做了中學校長，而且和一位四川小姐結了婚，她才略略感到了安慰。抗戰中最艱苦的歲月，黃老太太是靠了賣田所得的錢維持着淒苦的生活。勝利後不久貴祥夫婦就到了南京，直到今年春天，才接黃老太太來同住。

在黃老太太的眼光裏，媳婦夢蘭，實在是個維新人物，不但衣著入時，是她在鄉下沒有見過的，就是待人接物，黃老太太也大不以為然。婆媳新見面，夢蘭沒有給她倒過一杯茶，行過一個禮——依黃老太太想，夢蘭是該行大禮的——除了對傭人說話時說句『老太婆』外，從沒有叫過她什麼。老太太對這樣的媳婦自然不大高興，所以連預備好準備做見面禮的一隻小戒指，也沒有拿出來。夢蘭倒也滿不在乎的樣子。初來時大家客客氣氣，日子多了，很多的意見不能一致。尤其是對每天的菜蔬，老太太總覺得白菜沒有燒爛，一樣菜有八樣都要放番茄，酸得不能進口。當她去問傭人時，傭人說是少奶奶這樣吩咐的。她要 and 夢蘭講起，夢蘭又會說，『白菜煮久了沒有營養價值，番茄養料多，孩子們吃了好。』夢蘭有兩個女孩子，整天不大成頓吃飯。早上要吃什麼奶粉，中午又要吃煮老的雞蛋，晚上還要吃一頓麵條。老太太不憤為什麼夢蘭的孩子一天要吃這些東西。記得祥兒小時候，一天就吃三頓爛飯，還比現在這兩個孩子胖得多。

媳婦夢蘭的脾氣，不知有多麼急躁，有一次老太太用孩子們的臉盆，毛巾洗臉，給夢蘭看見了，

就大吵大鬧的，說老太太亂拿東西用，孩子的眼睛要瞎了怎麼辦？老太太實在想不出這份道理來。爲什麼她洗過臉的盆和毛巾，孩子們再洗就會瞎眼？正好貴祥回來了，老太太想叫貴祥評理，不想貴祥也說：『你有重砂眼，以後認定自己的手巾用，別用別人的！』老太太還想說：『從前在鄉下，一家人祖孫三代用一條手巾，一個盆，也沒有誰瞎了眼。人吃五穀還能不生火眼嗎？』可是貴祥不再理會她，却叫傭人用開水煮手巾，洗盆去了。

黃老太太常常對鄰人嘆息說，『如今不比往日了，家裏是媳婦當家，老年人就像家裏養的一條狗，有口飯吃，就是了。』貴祥每月的薪水全數交給夢蘭，家中開支由夢蘭支配，夢蘭也在一個外國人開的醫院中做事。年青人對於家用從不打算，好幾十萬一斤的香蕉，總是堆着給孩子吃，據說是孩子大便不好，非得多吃香蕉不可。老太太記得貴祥小時大便也是不好，可是只要清早喝一碗鹽開水就好了，從來沒吃過香蕉。每天傭人出去買菜，回來隨便報賬，夢蘭從不問起，爲什麼豬肉，蔬菜天天漲價？，買回來的東西，够不够秤。老太太高興的時候就要追問傭人，不高興時就想，反正不是我當家，管他呢！

一天到晚，不如意的事實在多，但是老太太總是生氣就算了。她心中也有個打算，住在這裏比鄉下好些，一個月省了兩斗米，多少還有點零用錢。要是住在鄉下，貴祥他們不會按月寄錢回去的。老太太的零用錢，從不動用分文，全部積蓄起來。再加上鄉下房子的租錢，說不定三五年以後她能把賣出去的田，再買回來，到那時有房有地就能過好日子了。雨夜裏，老太太睡不着的時候，會起來數

一數自己的存款，和計算計算鄉裏房子，東屋要加多少瓦，西房粉刷一下，要用多少石灰，這樣修理，就可以租大價錢了。想到將來修房買地，她感到了一陣的滿意。

立了秋，又過了十天了，天氣還是這麼熱。晚上黃老太太在門口乘涼，看見對門鄰人在摺錫箔，她不禁想起快到七月半了，怎麼把這節氣都忘了呢？老太太自己計劃着做些什麼菜來上供，平常的菜由傭人做，上供的菜，她應自己動手。丈夫生前最愛吃她做的粉蒸肉，婆婆喜歡紅燒魚，公公却愛炒子鷄，這三樣是不能少的。再配五樣，湊成八碗，就能上供了。黃老太太認爲上供和請客一樣，要像個樣子，也應該誠心誠意，否則祖宗會見怪的。所以七月半上供在她看來，是一年中的一件大事。她打算好了，在第二天吃午飯的時候就講了出來。貴祥沒有做聲，夢蘭却毫不客氣地說：『算了吧！家裏錢不多了，這樣做一頓，起碼得用七八百萬。我在鴻祥做的衣服還沒有錢去取呢！再說我是基督徒，不拜偶像，家中不許上供！』老太太沒有想到自己計劃好的一切，却得到這樣的反應。平常過日子不打算，在祖宗祭祀上打算。所以也不客氣地說：『少奶奶，是供祖宗要緊，還是你穿衣服要緊？那能爲穿衣服就不供祖宗呢？』夢蘭聽了更是火氣大，就大聲地說：『老太太，你放明白點，我穿是我自己掙的，不是我貼着家用，靠貴祥的薪水，活人都養不起，還供死人呢！』

『那麼依你說就不要祖宗啦？』老太太高聲地質問。

貴祥怕她們再吵起來，就說：『算了！算了！天氣這麼熱，菜做多了，第二天就要壞的，就不上供吧！這年頭真是只能顧活的，管不了死的了。』老太太想不到貴祥唸了十多年的書，竟說出這種話

來，連祖宗也不要了。她越想越氣，賭氣地放下飯碗，坐在裏屋床上發呆。

經過了一夜的打算，老太太決定離開了南京，在月半以前趕回鄉下。七月半，整個的下午都在廚房中忙忙碌碌，傍晚，供桌上擺着辛辛苦苦做好的粉蒸肉，紅燒魚，炒子雞，兩個遠房的姪媳婦陪着，桌上燃着蠟燭和貢香，階前燒着金銀錫箔。燭光之下，老太太滴下了清苦的老淚，口中喃喃地說着：「祖宗有靈，看得見我的誠心，不靠兒子媳婦，我也得祀祖敬神……」

天黑之前，姪媳婦們高興地吃着酒肉。黃老太太因為整日的勞累，感到頭昏腦漲，看着滿桌的飯菜，一口也吃不下去。她勉強的坐在桌邊，心中也感到了適意。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巧婦

選編者 家雜誌社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家雜誌社

上海(23)膠州路
一八六號
電話三九五七八

西風社圖書目錄

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二元六角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英譯	二元六角
戰地春夢	漢明威著 林疑今英譯	二元四角
流浪者自傳	台維斯著 黃嘉德譯	二元四角
流犯餘生記	(長篇驚險自傳) 黃嘉音譯	一元三角
抗戰中國的故事	(九週得獎文集)	八角
天才	勞 (三週得獎文集)	一元
幼童教養法	沈陳式譯 黃嘉音編校	一元三角
古文小品	(漢英對照) 林語堂譯	一元
冥寥之遊	(漢英對照) 林語堂英譯	六角
榜徨歧途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一元七角
光明之路	(信箱集) 土紙本 黃嘉音主答	六角
希望和幸福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一元四角
矛盾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八角
迷宮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八角
空遊	(徵文集)	一元二角
文明	(社會暴露文集)	一元七角
我愛講的故事	(土紙本) 黃嘉音著	六角
廣島被炸記	(光社版) 黃嘉音譯	九角
阿丹諾之鐘	(光社版) 林友蘭譯	一元
醫生對新娘的一夕談	(家社版) 張紫洞譯	二元
兒童的性問題	(家社版) 江同譯	二元
兒童訓導指南	(家社版) 江同譯	八角
胎兒的故事	(家社版) 劉祖潤譯	七角
孕婦保養法	(家社版) 劉本立醫師著	七角

實用避孕法	(家社版) 郭泉清醫師著	八角
怎樣教導子女	(家社版) 唐現之譯	六角
黑孩	(家社版) 黃朱綺譯	八角
魔	(家社版) (大中學生成得獎文集)	一元
實用育嬰問答	(家社版) 黃嘉音、江同編譯	一元四角
婚姻生活指導	(家社版) 葉肇、黃嘉音譯	二元
嬰孩保育法	(家社版) 江同譯	八角
小兒疾病常識	(家社版) 江同譯	八角
女性生理與病態	(家社版) 范存恆譯	八角
嬰兒日常生活	(家社版) 江同譯	八角
新籃球裁判法	(體育社版) 彭文餘編	四角
西風合訂本(一、二、)		六角
西風合訂本(三)		二元五角
西風合訂本(五、九)		二元五角
西風合訂本(六、八)		五元五角
西風合訂本(十五、十六)		五元五角
西風副刊合訂本(一、二)		四元
家合訂本(一)		七元
家合訂本(二)		六元
家合訂本(三)		四元
家合訂本(四)		三元五角

上列各書價目照金圓發售，如有變動當以款到時
本社門市價目為準，西風及家定戶註明定單號碼
者一律八折優待。

(照 倍發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4138B

3



J.

215